



830225

序

師法建則道術明道術明則天下治師法弛則道術晦道術晦則天下亂天下之治亂道術爲之也道術之明晦師法爲之也亂鍾於戰國而極於暴秦雖以亞聖命世之才毅然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終不能正已壞之人心羣言簧鼓日出不窮而焚坑之禍隨之矣莊子天下篇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嗚呼莊子之言智矣然其所自立言則剛仁義掛禮樂墮聰明沾沾自喜得非所謂知者過之道之所以不行歟荀子隆禮教尊師法不可謂其

茹經堂文集

李序

一

未聞道然其言曰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以戈畚黍以錐餐壺不可以得之矣夫五帝三王羣聖人之道載在詩書炳若日星而荀子乃抑詩書而張禮憲甚矣其惑也且欲明禮義而必以性爲惡顯然與孟子敵而不顧其背孔門之師法得非所謂賢者過之道之所以不明歟唐之昌黎韓子作原道著師說其送王埶序稱欲求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與孟尙書書稱孟子功不在禹下所見出漢魏諸儒上惜其徒如李漢皇甫湜輩僅學其文未傳其道後之論者乃謂韓子因文以見道嗚呼何見之陋耶暨乎有宋二程師法濂

溪同時橫渠先生崛起關中與二程在師友之間各聚徒著書爲往聖繼絕學南渡而後集大成於朱子於是數千年之道統闇而復明鬱而復發而象山首創異說力與抗爭明代陽明之學興尊德性而棄問學是二子者師法孟子不知孟子言先立乎大冇集義之功在良知之外繼以良能又必曰達之天下七篇具在曰知言曰養氣質之陸王二子之說未見其盡合也嗚呼自三代以還治日少而亂日多清譚盛而胡亂神州空言熾而元主中夏原其所由皆由天下人之不悅學曷爲而不悅學以有異說便其私圖而已得以藉口悍然爲無

茹經堂文集

李序

二

忌憚之行彼高言見性明心者快一時之論而不知其禍之至於是也昔者聖人之著書蓋嘗有憂患矣見道之不行天下之亂未有已蒿目四顧自隱於荒涼寂寞之濱上下古今推論國家興衰成敗之由世不我知則明其道以詒來禩崑山之亭林顧子桐鄉之楊園張子及太倉之桴亭陸子皆其人也吾師晉陽夫子始從王文貞公治宋學繼從定海黃元同先生治漢學後得桴亭陸子遺書紹承先志校而刊之明體達用默契心傳又復環歷歐洲各國攷其風俗民情禮儀教化與平昔所學相印證將以經世淑民國變而後蕭然退隱聚

堂學侶與之語居敬窮理之功間或一論文字則必以六經爲歸史記韓文爲從入之塗謂文以載道舍道無以爲文聖門之所謂文卽道也世衰道喪文亦萎茶不振此儒者之恥也聯珪自弱冠時從吾師距今已三十四年矣吾師之官農商部及主教滬校珪嘗負笈相隨風瀟雨晦之晨每與師相對論道樂而不倦親炙函丈較諸同學爲最久惜於道未有所得卽文亦不能逮昌黎諸弟子此則深引爲師門愧耳頃同學金叔初譜弟刊刻吾師文集師命珪作序珪維通書有言師道立則善人多道之明晦有時不明於明之日而明於晦之日

茹經堂文集

李序

三

易稱箕子之明夷爲明不可息昔桴亭先生講學明季相與契合者僅陳子確菴江子蘊園盛子寒溪諸人已耳而三百載後得吾師而其道大光今天下之亂甚於明季吾師之道傳自桴亭吾黨諸子其各尊崇師法而思緝熙光明之哉旃蒙赤奮若病月受業李聯珪拜序

序

昔者紹基嘗侍吾師詢教育矣師之言教育必舉易蒙以養正之旨相詔謂當雷雨經綸之際舉世方晦盲否塞固蔽而不通艱險而不夷屯之至則爲蒙啟蒙莫善於教育而教育首重夫德行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言育德而必先以果行則知教育貴乎嚴格禮所謂師嚴而道尊是也近世言教育者知教而不知育知教育而不知崇德行胥天下之人材盡桎梏之戕賊之出其盱眙恣肆之譚狂妄不經之說淆亂是非以相簧鼓舞中於人心禍延於社會吾以爲天下之

茹經堂文集

金序

一

大亂必自此始矣且古之師儒固分有治民之責者也周儒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是故爲師儒者必先自修其德行而後可誨人以德行坎之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常者恆也君子立不易方守其德行既有以端師範矣然又必習其教事而後可以爲人師楊子有言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教育能保民於無疆而其不良也亦可殺人於無形十年而後必有追思吾言而歎息者未幾革命事起紹基辭南洋大學教務與吾師別垂十餘載目擊京師亂象與吾師昔日所言若合符節未嘗不慨然於聖人

作易憂患之故而知今日之禍變有自來矣雖然剝之極也必復陽消於上則息於下頽果不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文中子設教河汾房杜皆其弟子卒致有唐貞觀之治曾文正與唐鏡海羅羅山劉孟蓉諸大儒講學兵戎之際戡定洪楊削平大難天地之心不可息而其權寓於教育秦之象於否極之時見之復之道亦於剝極之後徵之吾師其殆今之碩果哉近者同學諸子擬刊吾師文集徵序於予紹基旣任剝剛其敢無一言以附簡末竊維世衰道息久矣自教育不良舉國乃如醉如狂多將熇熇不可救藥而吾師獨靈光巋然挽旣溺之人心而歸之正刻十三經設國學專修館於以樂育人材守先待後屏絕他務不爲而諄諄焉於此不倦者誠以教育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育之興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昔周公作周禮以致太平其言六德曰智仁聖義忠和言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而行又重於德反是則有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不恤之刑此在今日固無人願聞者然欲撥亂而反之正舍斯道果何由乎是集所錄大抵闡明古聖賢之微言大義俾後生小子得知夫德行所從入之途雖不盡言教育竊以爲教育原理莫大乎是是亦可推見吾師救世

之苦心矣嗚呼方吾師長商部時新政固次第舉行矣
乃朝組一解垂老投荒不忍斯世之猖狂而莫之救禮
堂講授手定遺經陶鑄羣倫惟恐不及其爲不得已之
隱衷宐乎非世人所能盡知也

歲次丙寅二月旣望受業金紹基拜序

茹經堂文集

金序

三

序

昔董江都有言天不變道亦不變嗚呼豈惟不變而已哉將愈厄而愈大彌久而彌彰者也昔殷之末斯道大厄矣文王囚羑里演周易而天人之道以明周公繼之制禮作樂而斯道之著於人事者益粲然大備至于春秋斯道又大厄矣孔子以至聖之資歷聘諸侯而不見用退而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于是文王周公之所未盡者孔子乃爲之集其大成而斯道乃益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緯地矣自茲以降每遭一厄必爲之一明雖其人或不能盡如文王周孔之聖然厄之者愈

茹經堂文集

陳序

一

烈則昌之者愈力而其道亦必終大明于天下孟子之于戰國漢儒之于秦火以及周程張朱之於宋代是已惟文亦然有六朝之浮靡斯有唐之韓柳有唐末五代之衰弱斯有宋歐蘇王曾諸家雖後之作者或不盡勝于前然而風氣所轉移後者必盛于前文以載道道明則其文遂駸駸而入乎古此自然之理也且文與道固一也道非文莫能載文之與道猶形之與神也一有一無固不足以爲文亦不足以爲道雖然自孔孟以下莫不各有其偏至焉韓柳歐陽曾王之徒文勝乎道者也周程張朱之徒道勝乎文者也然要之莫能相廢而

其徒傳之既久遂不能不互相非距于是學道者視文爲玩物喪志之具而論文者亦自謂文惟不宜于說理嗚呼是何言歟文不說理文將安用道不賴文以載道將安寄離形神而爲二文乎道乎其不將遁之無何有之鄉乎是則斯道之所以厄非異端小人之所能厄乃君子之爲學者離道與文爲二而自厄之也厄于異端小人有君子之畜道德能文章者自能光而大之自孟荀之上之聖賢皆是也厄于學者之離文與道爲二則爲之愈力而所謂文與道者乃愈晦唐末之文人宋末之道學是也是雖不有異端小人爲之厄而學者乃自

茹經堂文集

陳序

二

厄之矣又況乎異端小人之學方操戈矛而欲入吾之室邪嗚呼時至今日斯道之厄可謂極矣視仁義爲迂闊詆文章爲無用不孝不弟之說紛然並作無所忌憚而自炫爲神奇橫流之禍滔然有不可遏抑之勢雖復有二三者舊猶樂抱殘守闕爲不食之碩果然類皆文與道各有所偏勝故雖足以矯天下之弊而其說不能無失滅裂者且將有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之患而有心斯道者乃不覺有斯道將喪之憂嗚呼是又豈知爲斯道之厄者愈甚其所以維持而光大之者亦愈甚耶惟我茹經夫子於學無所不窺於道則由程朱而上溯孔

孟於文則由韓歐而上步周秦學道而不遺文爲文乃所以明道不偏不倚執乎中庸凡自唐以後所以偏而不全者至夫子乃等而有之嗚呼知乎此乃足以讀夫子之文知夫子之道矣國變而後痛道德之日墜講學東南以爲挽救人心之計學者靡然類多絜身自愛修已治人不背夫子之教比年退隱錫山衛道之心老而彌篤四方之士從者如歸嗚呼斯豈非斯文未喪發揮光大之責蓋有待于夫子者耶柱忝列門牆將二十載始則不知爲學而夫子教之繼則貪多務博而夫子規之蒙夫子知之也獨深故知夫子也亦獨切嘗與及門茹經堂文集

陳序

三

王邁常蔣庭曜唐景升日夕諷誦夫子之文而深歎夫斯道之倡有急不可緩者茲賴南潯金叔初先生付剖廁宣布於世繼自今諸君子相與志夫子之志學夫子之學流傳不絕庶幾斯道大明柱將有以徵德鄰之不孤矣弟子北流陳柱頓首序

茹經堂文集目錄

卷一 經說類

天命論三篇

書堯典皋陶謨大義

書洪範言無黨論語言不黨論

論語鄉黨篇大義

論語微子篇大義

論語子張篇大義

大學大義

中庸大義

茹經堂文集

目錄

孟子滕文公篇大義

孟子離婁篇大義

孟子大孝終身慕父母論三篇

孟子善戰者服上刑論

禮始於男女之別論

卷二 雜著類

謁張曲孔陵文

釋氣

說龍

黃元同先生學案

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

卷三 論辨類

箕子論

陳同甫與朱子辨論漢唐治法論二篇

陸象山言先立乎其大辨

宋明諸儒說主一辨

卷四 序類

施刻十三經序

周子大義序

二程子大義序

茹經堂文集

目錄

張子大義序

洛學傳授大義序

朱子大義序

政治學大義序

重印文文山先生集序

曹月川先生集序

重刻周忠介公文集序

高子外集序二篇

周易孔義序

重刻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序

曾文正公日記序

許文肅公外集序

瓶社詩錄序

陸文慎公年譜序

守玄閣詩學序

說文解字釋要序

英輶日記序

讀文法箋注序

卷五 家乘類

王考府君事略

茹經堂文集

目錄

先考府君事略

先妣胡太夫人事略

歸高陽姊氏墓誌銘

郁夫人家傳

七叔寄亭公家傳

二叔母徐孺人墓誌銘

外祖古愚胡公家傳

外舅郁銘軒先生家傳

外舅黃浚之先生家傳

姨母胡孺人家傳

家祠藏書謹志

家祠藏救生繩謹志

外祖古愚胡公手蹟謹志

卷六 雜記類 碑銘哀祭類

紀和碩慶親王事

紀翁文恭公事

紀王文勤公事

紀陸文端公事

紀徐桐崇綺事

紀庚子六月冤獄

茹經堂文集

目錄

紀庚子遇匪遇盜事

奉使日本記

唐樊紹述先生附祀西湖白公祠記

陸文慎公墓誌銘

譚叔裕先生墓表

無錫重建尊經閣碑記

宜興蔣孝子碑

祭先師王文貞公文

祭和碩慶親王文

茹經堂文集卷一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經說類

天命論上 論爲政宜敬天命 甲子



吾欲救億兆人之心必先救一二人之心執政者是也
惟一二人之心正而後億兆人之心正惟一二人能敬
天命而後能正其心以正天下吾故特論天命以救人
心敬天命之學始於虞舜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救者
敬也傳之於禹曰天其申命用休傳之於湯曰帝命不
違又曰帝命式於九圍傳之於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茹經堂文集 卷一 一

傳之於太戊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傳至周
公乃更大暢厥旨其贊文王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又
曰假哉天命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其戒成王曰昊天有
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敬之
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其戒康叔曰
宅天命作新民周家開八百年之基業其學問其政治
其德澤之孔長惟在於宅天命而已惟在於基命宥密
而已而其言之尤精者在於召誥之文曰有夏服天命
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若生
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蓋古聖賢之成德也必溯

自生初有以涵養其性情而後其長也履中蹈和不敢縱欲而敗度所謂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曷其奈何弗敬者也周易鼎卦之象傳曰君子以正位凝命无妄之彖傳曰其匪正有肯不利有攸往天命不祐行矣哉蓋惟正位而後能自凝其命匪正則天不祐之矣故殷紂之對祖伊曰吾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自古亡國破家相隨屬者皆責命於天者也責命於天而不可得於是乎破除天命之說而國乃一亡而不復振痛哉痛哉孟子所以於自求禍者三歎言之而引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引太甲

茹經堂文集

卷一

二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天與人兼言之者蓋天命與人心相爲維繫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命寄於人心故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未
有順乎人心而天命不久長者也未有逆乎人心而天命不永絕者也穀梁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易之言消息此道也書之垂訓誠此道也詩之道性情此道也君子讀諸經之明訓而歎天人交儆之理古聖人授受之精微未嘗不同條而共貫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陵夷迄幽厲以後而九鼎之輕重猶未可問者文王緝熙敬止之精神有以貫徹於始終也降及戰國列侯放

恣遊客縱橫殺人盈城視民命如草芥天命遂絕下而
至於秦始隋煬皆戕賊其天命者也一二人戕賊其天
命乃使億兆人同失其天命其惡滔天其亡也忽焉綜
而論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果胡愛
於人惟人之自愛而後天愛之惟人知敬天而後天祐
之易大有卦之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究其象傳
之精義不過曰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非天之有所省
察有所記錄在人心善惡之幾而已聖賢之爲道也天
貞觀於上地貞觀於下十目十手視指於幽獨之中兢
兢業業罔敢失墜而後能奉揚天之不顯休命故曰顧
茹經堂文集

卷一

三

諛顧諛者以有象警無象以有形警無形也敬天之至
也世道衰賊民興上無禮下無學以天命爲不足忌以
人心爲不足憑而殺機乃日出而不窮而生民之禍乃
糜爛而無所底止嗚呼吾故發明經史之大義政治之
本原與夫國家盛衰存亡之關係特論天命以救人心

天命論中

論爲學宜敬天命

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而天命之學益以大著孔
子之言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畏天命解之者曰知天
命者致知之事畏天命者力行之事其實非也知命必
本於力行故在立與不惑之後畏天命必本於致知故

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與行相須而並進者也
論語中之言仁者莫非知命畏天之學非禮勿視聽言
動畏天命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畏天命也居處恭執
事敬亦無非畏天命也聖門之傳道統者戰戰兢兢胥
是道也而其大義更備於春秋春秋經始春王正月本
天以行政本命以坊民所以懲勸人者善必先知之不
善亦必先知之也左氏傳大義莫精於劉子之言曰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以定命也禮義威儀爲人生定命之則故知命畏天
之學尤當約之以禮士禮十七篇冠昏喪祭鄉相見無
非敬天命也周官三百六十吉凶賓軍嘉無非敬天命
也以禮記言之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所以儼乎其若
思者敬天命也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
極所以收斂其心者敬天命也禮運玉藻少儀內則四
篇皆定命之學表記坊記緇衣儒行冠義昏義燕居間
居諸篇亦皆定命之學曾子傳孔子之學作大學格致
誠正修齊治平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尤以誠意
爲本君子必慎其獨瑟僖赫咷誠中形外皆敬天也引
詩曰峻命不易引書曰惟命不于常畏天命也民之所
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忠信以得驕泰以失亦皆畏天

命也明明德之學精矣邃矣子思子傳孔子曾子之學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大哉言乎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敬天命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敬天命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儀者禮之精義也威儀者禮之節文也三百三千皆所以定命也尊德性敬天也道問學亦敬天也夫然後居上不驕爲下不倍而能明哲以保其身惟畏天命有以致之也舉篇中所言至聖至誠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要皆敬天之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純亦不已惟敬天而後能配天也大哉言乎孟子傳孔子之學其戒時君之畏天詳於離婁篇

語之九思玉藻之九容內外交相養斯得之矣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則者卽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天之所以命我而不容或渝者也貌曰恭言曰
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貌言視聽思所謂物也恭從
明聰睿卽則也天命之也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
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視聽色等
九者所謂物也明聰溫等九者卽則也天命之也足容
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
德色容莊手足目口等九者所謂物也恭重端止等九
者卽則也天命之也容以治其外思以治其中始也由
中以制乎外繼也由外以養乎中合外內之道事合
乎天則喜怒哀懼愛惡欲發焉無不中節斯天命全矣
洛學傳授大旨教人觀未發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卽
民受天地之中秉於生初者徹始終該動靜惟敬以一
之而後天命得其所惟天命以凝之而後敬得其恆此
用功之大要也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嗚呼聖
人詎不可學而至哉知天命而已矣畏天命而已矣
天命論下 論義理氣數之殊並闢異端之說而歸之實

由三代而上上而爲君相故其敬天命也常在於論政
治之中由三代而下下而爲師儒故其敬天命也常在

於論學術之中然政與學不可離而爲二也離則天下亂矣或乃進而求安命俟命立命造命之說告之曰立命造命精言者也安命俟命麤言者也蓋性有二命亦有二氣質之性義理之性與夫氣數之命義理之命是也曷言乎其麤也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君子居易以俟命者不怨天不尤人正己不求人而已孟子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唯禮與義可以定氣數之命口之於味也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此以義理之命限氣質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以義理之性定氣數之命也故進而精焉則爲立命之學天敘天秩天命天討皆根於天之所命惟敘與秩所以行義理之命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定爾者定命也惟其定命是以孔固卷阿之詩曰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彌者終也言彌綸以終固之也此修義理之性以受義理之命也易所謂先天而天勿違後天而奉天時樂天知命故不憂宋儒所謂天

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者蓋在人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庶乎天地位萬物育爾造化之缺憾而立命造命之學精焉矣孔子沒而微言息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天命者率淪於虛無杳渺之域遂謂推厥權輿三教合一夫當人心陷溺之秋有高世遠識之徒創爲學說以救天下其用意詎非至善然而儒家言敬畏道家言清淨釋家言寂滅道本不同是又烏得而強合之哉且救世之道貴實不貴虛治天下而遁於虛相尙以無事其於天下也若治絲而棼之矣印度西藏積弱之禍前車皆可鑒也然則詩言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者非與曰此言天道之始無朕兆之可名爾非以天命歸之於無也然則傳言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者非與曰此言福善禍淫天人相應蓋勉人以爲善非教人以福田利益也大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元亨利貞是爲天行然泰否咸恆爲人事卦何在非天命之流行乎尙書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其祈天永命者至矣然而勤勞王家何在非人事之經營乎詩言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此言栽培傾覆之理也然因材而篤何在非人事之推移乎論語顏淵篇載子夏之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敬恭者天命之本

原也能敬恭而後可以歸於實凡人自少至壯自壯至老無時不在天命之中卽無時不在敬天命之中是故洒掃應對進退天命所由寓也教化制度文爲天命所由顯也入孝出悌守先待後無非天命之裁成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無非天命之兢惕也老少懷博施濟眾無非天命之充周也草木鳥獸時伐時殺無非天命之限制也雖雖肅肅在宮在廟時之敬天命也申申天天燕居時之敬天命也恂恂似不能言鄉黨中之敬天命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闕朝廷中之敬天命也食不語寢不言迅雷風烈必變夙興夜寐

時之敬天命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瞬存息養時之敬天命也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惟無在而非天命是以無行而不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惟聖則之君子之學聖人首在莊嚴收斂以正其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志氣頃刻而清明則天命在我志氣頃刻而昏惰則失乎天命矣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而有物有恆則天命在我言行而無物無恆則失乎天命矣心主於和樂身主於莊敬則天命在我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身中斯須不莊不敬則失乎天命矣嗚呼一心一身而失天命一

家一國天下而失天命其何以自立於天地間哉吾懼夫人之不知敬天命也吾懼夫人之知有天命而墮於空虛也吾懼夫人之知有天命而不知隨時隨物以敬之而卒與不知天命者等也故特極論之以救人心

此三篇不獨貫串羣經要知學聖之功實原於此蓋大學明德工夫不過顧諟二字中庸至誠工夫不過於穆不已四字學者惟能知天命而後放心可收視聽言動悉合乎禮宋儒所謂居敬窮理亦無非涵養乎此窮究乎此也入德之方操之有要敢不兢兢自

惕乎

自記

茹經堂文集

卷一

十

書堯典皋陶謨大義

甲子

尚書者吾國之寶書也僅存者二十八篇比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爲更珍重矣而堯典皋陶謨二篇爲最蓋夫人而知之也古今文之異同段江王孫諸家訓釋之精審又夫人而知之也而吾獨觀其大義神游於唐虞之朝竊以爲近世之所謂共和政治者又當以是二篇爲法不容稍有踰越而違悖之者也案是二篇文淵懿粹美或以爲文章家之萌柢或以爲訓詁家之權輿不知其大義凡入著者厥有五微者厥有三皆修己治民之要道無論古今中外政治家舉莫能外焉者也曷謂

著義五堯典之首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考孝經之至德要道在和睦無怨堯之親九族蓋由孝而推之和睦之道實基於此故其中篇又贊舜曰克諧以孝其大義可謂深切著明矣然則爲政之經必本於孝必本於和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斯天下平若不能孝不能和睦何以爲共和乎此其著義一也由是而推之於學校唐時制度靡得而詳矣至舜而始立庠庠其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蓋人之所以爲人者倫也五品者五倫也教茹經堂文集

以人倫而百姓親矣其訓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蓋庠庠之教如此卽周時大樂正之法也政治原理務在涵養人之性情以成其德器若弁髦倫紀直而不溫寬而不栗剛而虐簡而傲則皆軼乎範圍之外矣豈設學之本旨乎此其著義二也大禹謨僞古文書也而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一節見於左氏傳所引其爲禹謨原文無疑其言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考洪範五行曰水火木金土而禹謨則增以穀臯謨一則曰暨益奏庶鮮食再則曰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古人之重農政若此蓋

水利興修濬畎滄距川然後中國可得而食洪範入政
一曰食亦正大禹所傳九疇之學未有農政廢棄饑饉
薦臻而可爲治者此其著義三也倉廩足始知禮義矣
政共和之治尤以禮教爲先舜之咨岳曰有能典朕三
禮其命伯夷曰汝作秩宗而天工人代之制則曰天敘
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
寅協恭和衷哉禮之爲教秩序而已故堯典曰秩宗皋
謨曰天敘天秩而禹謨亦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禮原
於天之則民之秉彜有禮而後有秩敘有秩敘而後能
和廢禮而求秩敘求上下之和衷未之聞也此其著義

茹經堂文集

卷一

十一

四也至於六府孔修工政舉矣懋遷有無商政厥矣而
庶績其凝尤在皋陶之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
欽哉屢省乃成可見實業之肇興在於提倡而作事之
謀始根於慎憲元首股肱明良而後喜起未有立憲不
明不良不慎而可以有成者也亦未有立憲不省不屢
省而可以有成者也此其著義五也曷謂微義三論語
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政治宏綱壹是以安靜
爲本故大學曰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史臣贊堯曰
欽明文思安安禹之戒舜曰安汝止皋陶之戒禹曰在
安民惟安己而後能安民也爲政之大患在於不安不

靜而不安不靜之繇起於上下之囂張而無度唐虞之
世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其貴民也
至矣然而必導之以靜堯典之斥丹朱曰吁嚚訟可乎
其斥共工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嚚訟者不道忠信
之言輒與人爭辯也靜言者安靜之言也違安靜之言
其象似恭而其罪滔天也夫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
如耳苟導民者不知此理惟空言之是爭無力行之實
事盈庭聚訟築室道謀民氣胥動以浮其禍必至於滔
天而無極放流屏逐正爲此也此其微義一也古聖人
有至精之學外以知人而內以治心者其道維何幾而
已矣舜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禹曰維幾維康而夙夜
之憂動不曰萬政萬事而曰一日二日萬幾蓋政事者
達於外有形而易見幾者無形而難測藏於內基於宥
密之地而爲政事之本者也一念之爲善爲惡於幾焉
辨之凡事之爲是爲非亦於幾焉辨之心幾麤而事幾
益昧心幾邃而事幾益精古聖人治民之道兢兢業業
傳心之法實原於是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
皆此幾也孔子傳之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又
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周易一書皆幾學也周子傳之
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又曰幾微故幽易通一

書皆幾學也朱子傳之注大學誠意章曰其實與不實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注中庸天命章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大學中庸二書皆幾學也故曰哲人知幾蓋一心能審其幾喜怒哀樂皆得其中而後萬事不失其幾慶賞刑罰胥得其正涵養本心者此幾窮究古今之事變經緯天下之人情者亦此幾也此其微義二也能慎幾而後能成德堯之明俊德尚矣舜之咨十二牧曰惇德允元皋謨之言九德尤爲精詳濼密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先儒謂九

德中能有其三自可漸造於聖賢之域禹之敷土奠高山大川亦莫非宣其德意禹貢之精義不過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祇者敬也台者我也言敬我之德以爲天下先而民皆不距我之所行也故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堯以明德傳之舜舜以明德傳之禹後世大學之教於是及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目明明德於天下新民之事業肇焉此其微義三也古人以德行學問與政治合而爲一故天下常治後世以德行學問與政治分而爲二故天下多亂聖人用此三微五著以爲政治而政治隆後儒用此三微五著以解書義而書義顯夫闡發

古書之奧蘊以拯今日之人心吾輩之責也世有誠求共和之治法者當先與之讀書

顧亭林先生日知錄釋尙書數條均能見其大此作頗與相近有能傳此等學說者或足以救世乎自記
書洪範言無黨論語言不黨論丁巳

民生而有羣有羣而後有黨有黨而勢力盛思慮詳範圍廣故國家不可無黨社會亦不可無黨善爲政者利用握奇盈虛消息而政治之變化出焉張弛宜焉黨之時用大矣哉然而箕子大政治家也乃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孔子大政治家大學術家

茹經堂文集

卷一

五

也乃曰君子羣而不黨何哉黨字之誼从尙从黑尙者上也至上而無以加也黑者地色也居上天下地之中非黨不存然而不善用之聚黑闇之人發黑闇之言論黑闇之事則以最上之道與名浸成黑闇之政與世豈不痛乎此古人制字之本誼也且合黨以心術爲主宗旨爲歸所謂政黨者蓋有政而後有黨也有政治之學識有政治之經驗而後可以爲黨也若徒知有黨而不知有政譬諸稱政客者客則客矣未見其能爲政也其可乎然則黨乎黨乎可輕言乎凡人有氣質心知之偏不能無私一二人之私有限也一二十人之私爲害已

無窮也積而至於數十人數百人又至於千人發之而不得其正則其爲私也彌大矣吾黨之中而有小人焉無論其爲卑鄙齷齪極惡之事必袒之護之巧辯之隱節之雖害及民生不顧也非吾黨之中而有君子焉雖行詣純粹識慮閎深道周備發言而中於事理亦必誡之斥之排擠之使不用於世嗚呼此何理也此箕子孔子生於數千載之前深有鑒於中國之風俗人情尙不足以言黨故不得已而言無黨言不黨非不欲合黨也痛乎黨禍之深也且夫水之流也涇渭不同科馬之馳也良駑不埒駕人之相處也善惡邪正不並立然而茹經堂文集

卷一

六

自古以來邪人必不畏正人惡人必不避善人者何也彼其所處之勢旣盛則必有法以驅除之而善人正人者難進易退見小人之道長則拱手以去入山林而唯恐其不深不密嗚呼此世界之所以晦蒙而天下之所以大亂也此箕子之言無黨孔子之言不黨所以有餘痛也悲夫曾子有言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先儒有言士大夫處治世則德行日進處亂世則德行日退青年子弟一經洪鑪之陶冶實事無所聞而意氣日益甚蓋有蘭芷變而不芬荃蕙化而爲茅者矣而況比年

以來閭閻凋敝死亡載道靡知所終而政治之紛更乃如一龍一蛇一立一黃倏忽變幻而不可究詰當事者每操一反覆勝負之端在下者卽重遭一水火兵戈之厄百姓方哀號而無措黨派正角逐而紛呶夫太平者人心皆平之大效也今黨派之不平適足以啟人心之不平而詎易有太平之望乎嗚呼此吾讀箕子無黨孔子不黨之言所以更有餘痛也黨乎黨乎可輕言乎然而宣聖微言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又曰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夫大同之世何世乎非黨之世乎彼唐之四岳非黨乎虞之十二牧二

茹經堂文集

卷一

七

十二人非黨乎孔子之七十子三千人非黨乎蓋黨之正與否與與廢禍與福判於心術之公與私是惟有聖人者出鴻宣教育發明要道化風俗整紀綱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統攝億兆一德一心而俾之皆明於公理屏意見而絕私情則合朝野之士爲一黨可也合中國之人爲一黨可也卽合五大洲之衆爲一黨亦可也然則黨乎黨乎可輕言乎其可終廢乎吾國其必有此極盛之時乎其在二十年之後乎

論語鄉黨篇大義

已未

嘻吁世皆機也機殺多而生少也物就生以避殺而人

常就殺以避生者物能見有形之網而人不能見無形之網也子曰鳳鳥不至有子曰鳳凰之於飛鳥接輿曰鳳兮鳳兮孔子鳳也何爲乎言雉哉我知之矣衛風之詩曰雄雉于飛泄泄其羽王風之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雉易入網羅者也而山梁之雌雉能不陷於殺機何也審於機而善自藏也孔子贊之曰時哉時哉此非孔子自贊記者更無庸贊一辭也而不得謂非贊辭也鄉黨篇記孔子之居鄉居朝爲擯出使衣服飲食以逮辭受取與居常處變造次顛沛無一不合於中道而不入春秋時之網羅者聖人之善韜晦也故不言鳳而言

雉不獨言雉而言雌雉且不獨言雌雉而先引起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喻聖人之審於機也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忍而默之露斯爲滅矣噫吁德輝莫下吾安適矣羽毛旣豐行自惜矣鳳兮鳳兮不可諫而猶可追矣雉兮雉兮吾見其舉而不見其集矣

論語微子篇大義

巳未

嗚呼士大夫生當世何爲降其志而辱其身乎言中倫行中慮養我氣以全我節猶之可也若夫言不中倫行不中慮斯已而已矣豈不悲哉孔子生周季皇皇栖栖轍環天下卒老於行後人考史記讀其世家而悲之吾

謂論語微子一篇卽吾夫子生平不遇之列傳也司馬氏之贊更不若吾夫子之自贊也微子篇曷爲首三仁與柳下季天下之亡先亡於無人心人心之亡先亡於無是非是非喪矣直道不行矣不爲三仁之忠卽爲柳下之和是兩端者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不有孔子孰折厥中孔子厄於齊見誦於楚狂舍沮溺其誰與訪丈人而無從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子其鳳乎其猶龍乎其逸民乎其夷齊之同心乎其柳下惠少連虞仲之等朋乎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逸民蓋有之矣而孔子獨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其自命何其高也其

自贊何其深且遠也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獨不得與太師少師擊磬諸人鼓琴於高山流水別有天地之間其知音益復寡矣回憶周家初造忠厚開基人才鱗萃菁莪造士四方爲綱嗚呼何其盛也昔者孔子與於蜡賓出游於觀之上喟然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子之歎蓋歎魯也乃歎魯而不能興魯思周公而不能興周公之禮樂神游於唐虞之朝夢見乎大同之治獨抱無可無不可之志以終後之人讀其書悲其世及行迷之未遠獨窮困乎此時以爲天下皆濁何必與之清眾人皆醉何必與之醒吾學孔

子而不可得乃所願如古之柳下惠殆可取則焉君子

曰惜哉降其志辱其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論語子張篇大義記未

文治讀論語至聖賢相與授受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

嗟乎古之親師尊師敬師崇師法也亦已至矣孔子之

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

得其性之所近孔子既歿諸弟子相與進德修業傳道

不倦門人哀錄其語得五人焉曰子張曰子夏曰子游

曰曾子曰子貢此即後世學案之屬也至於述之者或

離其宗或且詆毀其道謬矣寬而博宏而篤容眾以為

茹經堂文集 卷一 三

天下谷斯子張氏之學派也後世聞其風而學之其得

之者懷含宏之雅度致明遠之極功而其弊也或流於

務外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譬草木之區別咸有卒

而有始斯子夏氏之學派也後世聞其風而學之其得

之者篤信謹守喻傳經之家法而其弊也或失之拘墟

子游氏文學家也而是篇所記三章皆切實務本之語

後世沈溺華藻之士其亦廢然返乎體天地之性戰戰

兢兢孝以立身忠恕以及人斯曾子之學派也是篇所

記四章以友輔仁自致惟親論孝難能又推而及於哀

矜下民蓋仁人之於孝猶手足之有腹心孝弟之至光

於四海通於神明曾子而見用也吾民之流離蕩析奔走無門者鮮矣辨而通億而屢中等百世之王而獨折厥衷斯子貢氏之學派也是篇所記六章二章與人爲善改過四章則皆贊孔子之辭蓋諸賢皆奉孔子爲依歸者也而子貢之智尤足以知聖者也門牆之高峻日月之昭明無所疑而無所訾也是故七十子之服孔子若江漢之朝宗也孔子往矣而諸賢追思孔子之深情則又昭然其若揭也而子貢善爲論贊之辭則九千古所獨絕也嗚呼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生榮死哀吾夫子之功績既不獲稍見於世則用行之志不能姑經堂文集

卷一

三

之讀是篇者感師生之沆瀣慨大道之終湮則往往歛
獻不置云

大學大義

戊午

文王我師也其謂大學之師範乎大學一書其周文王
之教乎奚以知其然也昔成王封康叔於衛周公爲王
作誥以訓之首曰越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大學之道
首在明明德而廣修身誠意之義又首引康誥之辭是
述文王以立教也尙書敘文王之德莫詳於康誥篇而
大學引克明德一語外復引康誥曰作新民又引康誥
曰如保赤子又引康誥曰惟命不予常共四引之是康

姑經堂文集

卷一

三

誥一篇爲成周大學生徒所常誦習可知也詩頌文王
之德莫詳於文王篇大學引文王之詩一則曰周雖舊
邦其命惟新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殷之未
喪師克配上帝共三引之是文王一篇爲成周大學生
徒所常誦習可知也蓋周初開國建學菁莪棫樸皆沾
文王之化澤濟濟多士高山仰止者文王而已矣對越
駿奔者文王而已矣秉文之德豈非學校之彝訓然哉
是故文王世子言弦誦之制而不言學之道王制言選
士之法而不言學之道學記言教授之規程而不言學
之道惟大學一書言其道仁敬孝慈信文王之道也則

孝弟慈仁讓固皆文王之道也絜矩忠信好仁好義亦皆文王之道也學者居其國思其創學之人步武其模範想像其典型故曰於戲前王不忘偉哉八百年之基業其萌概於大學之教乎周衰孔子傳其說以授曾子再傳於子思子三傳於孟子孟子七篇發明大學之義尤夥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數言尤賅大學全書之旨蓋萬物皆備於我格物之本也反身而誠修身如經堂文集

失其本心平旦之氣不足存其好惡之公在上者拂人之性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以身發財之說盈天下財聚民益散府庫空虛而災害並至且夫爭民施奪不奪則不饜也悖而入亦悖而出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因季氏之聚斂喟然歎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血肉暴於郊原性命等於土芥痛乎哉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乃如此哉昔孔子緬懷大道之行思復周公之治故作春秋以正萬世之大經大法文治又讀康誥之篇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

茹經堂文集

卷一

孟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竊謂作罰治其末也民彝泯亂救以大學教育之道此謂知本者也文王之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思齊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嗚呼其文王之德也與是文王之心也與

中庸大義

己未

中庸其準周易而作乎易上經首乾坤言天道下經首咸恆言人道而中庸常兼天道人道而言易以山澤雷風水火子天地中庸則以山水配天地水土媿天時易言自強不息中庸則言至誠無息易言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中庸則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易言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中庸則言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易言素履之往獨行願中庸則言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易言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仁以行之中庸則言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篤行之易言厚德言恆久中庸則言博厚言悠久易言致一中庸則言不貳易言與鬼神合其吉凶知鬼神之情狀中庸則言體物而不可遺質諸鬼神而無疑大哉易也至哉中庸也天道之奧人道之本其悉備于此乎

原人之所以配天者漢董子春秋繁露曰爲人者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又曰身猶天也天以終歲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余案董子之說精矣人之生也心爲熱度象溫帶背爲冷度象寒帶脈絡血行象川流豈非尤明徵哉然而更有進人之神明分天之神明也是以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中庸則曰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大也人猶

有所憾孰覺其憾人覺之也孰彌其憾人彌之也憾無窮期覺之彌之者亦無止境也此皆人之責而心之神明爲之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吾心之喜怒哀樂渾渾焉沌沌焉忽焉而清明之釐然而各當焉發而爲刑賞慶罰紘紘焉逐逐焉忽焉而整理之廓然而大公焉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工人其代之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皆原於天命之性故曰配天

人人有配天之責而卒至於違天悖天棄天絕天子思子憫焉於是發明天之道人之道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此蓋遙承乎周易之言天道人道孟子得子

茹經堂文集

卷一

美

思子傳曰人之爲道也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蓋遙承乎中庸之言人道痛乎哉春秋之爲戰國非一朝夕之故也世衰道微人善其所私學士游談而不根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貪利險詐之徒軒然無所顧忌于是爭民施奪殺機日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仁義充塞人將相食六王畢秦政出焚書坑儒而人道遂掃地以漸滅痛乎哉周禮有言曰國有鳥獸行則獮之天道生人而愛人然人既自居於禽獸則天亦無所施其愛不得不禽畜而獸息之禽獮而

獸籙之子思子憫焉特於中庸開卷大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爲教是性也人性也是道也人道也是教也教人以爲人之道也是故中庸一書皆人道之教育也

人之爲道孝而已矣孝者不學而能之良能不慮而知之良知卽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而能行者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父母其順矣乎爰推極於虞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父在觀其志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父沒觀其行喪則致哀祭則致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洋洋乎盛哉孝之至也反

茹經堂文集

卷一

三

是而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父母不以爲子則朋友疏之人且絕之矣蓋孝經之至德要道基於和睦無怨而君子之本立道生始於不犯上不作亂和順之氣與橫逆之氣豈不較然大分哉凡人處家庭之際周旋父母之間曷爲而有悱惻纏綿之情與夫愉快踴躍依戀思慕之致皆良知良能之所發也天命之性性斯生矣生則惡可已也修道之教教斯孝矣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擴而充之則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可以保四海而致太平矣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蓋人道之根於天命教育者當引其固有之

知能也

人之爲道誠而已矣誠之道慎獨而已矣大學八條目以修身爲本而修身必以誠意爲本誠之爲功大矣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誠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誠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誠也文王之德之純亦誠也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必由隱以達見由微以達顯者豈好爲迂拘哉察吾心之誠僞卽察吾心之善惡也正學榛莽飾僞朋興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甚至以奸邪險詐之行託爲光明正大之言必經人再思之三思之四五思之而後知其爲詐知其爲險知其爲奸邪嗚呼人道至此社會甯有正直之士寰宇詎有清明之望邪且夫主持人道者樂人之生不樂人之死然而死者多而生者少夫天下生者多而死者少而吾反言之者吾所謂生死在乎心之理與氣而不在于乎身在乎心之神而不在乎形體誠者心之理氣輔以行之者也理昧沒而氣亦滅誠者心之精神也精神存而百事興精神亡而形乃徒存是故誠僞之界生死之關也誠者自成也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穀梁子曰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天下豈有不誠而可成爲言者天下豈有不誠而可

成爲人者古人有言作僞日拙吾謂日拙亦云幸矣苟一念之不誠而禍害卽隨之此主持人道者所當大聲疾呼以救之者也

人之爲道禮義而已矣禮義之始根於天敘左氏傳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命卽天命之性也中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卽率性之道也又曰勤禮莫如致敬敬在養神養神之道內以慎獨外以行禮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養神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養神也敦厚以崇禮豈惟君子當然上下皆

由之居上不驕爲下不倍禮也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合乎禮也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悖乎禮也動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動容周旋悉中乎禮也人道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所以納民於軌物而天下之所以長治而久安者禮義而已乾坤開闢以來狃狃榛榛俗尙質野迄乎唐虞之世敬敷五教彝倫攸敘而五倫始定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之常經不可得而變革者也末俗澆漓人心紕繆乃敢昌言廢棄人倫于是父子相殘君臣相殺夫婦相睽兄弟交相渝朋

友交相傾軋而人道益苦天下大亂嗚呼古之聖人爲禮教人惟欲人之自別於禽獸後之妄人棄禮誣民惟恐人之或異於禽獸子思子痛後世之流弊故特揭之曰行同倫蓋人之所以爲人者倫也相鼠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人而無倫何以爲禮更何以爲人然則主持人道者舍人倫禮義奚以救世哉

人道教育政治而已矣子曰人道敏政惟人道有以敏政亦惟政有以敏人道二者相爲表裏者也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九經先修身修身之道中和而已易傳言純粹中正保合太和中和之時義大矣哉在上者之喜怒

哀樂與夫一顰一笑消息之幾皆關係天下之治亂而上應乎天時治世之陰陽寒暑俱不愆期亂世之陰陽寒暑舉失其時者何也天下皆中和之氣則陰陽寒暑行以漸發而爲和風甘雨也天下皆乖戾之氣則陰陽寒暑行以驟發而爲疾風暴雨也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曰聖時風若肅者敬得其中也聖者通得其和也咎徵曰狂恆雨若曰蒙恆風若狂者惑失其中也蒙者隔失其和也好風好雨百穀用成豈倖致哉皆中和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憾非天地果有憾也人事爲之也聖人知天地之憾必以中和之道挽救之彌補之是故戒慎

恐懼而罔敢懈盡人性盡物性中和也經綸天下之大
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和也由闔然內省
推而至於不動不言不賞不怒篤恭而天下平中和也
無聲無臭中和之至也孟子紹述子思子學曰有不忍
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
平中和之至也後世違乎中而爲偏僻乎和而爲激愈
偏則愈激事變之顛倒偏爲之也風潮之頃洞激爲之
也一心一意之差而百姓受其毒悲夫王天下有三重
焉其寡過矣乎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禮
樂者萌柢於中和者也孔子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中之
茹經堂文集

卷一

三

至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和之至也
鄭君釋天下至聖節三歎言之曰傷孔子之有其德而
無其命也雖然中庸之學說傳諸萬世其猶奚傷也雖
然中庸之學說後之人無有能信守之者其能無傷也
孟子滕文公篇大義

丁巳

治國家之道奈何曰善審天下之音屏虛務實無喜獲
禽苟希獲禽則攘雞之人至哇鵝之人亦至或者不達
告之曰余幼讀滕文公篇問爲國章孟子答以井田學
校之制中心躍然以喜以爲孟子之道庶幾得行滕之
新國庶幾可建乃讀許行章以後闌然不聞有興革之

事則又歎文公爲異說所惑而痛恨許行不置至今猶快快不慊也且夫聖人之治天下實事求是而已矣若好虛聲而忘實事國其危矣許行爲神農之言以爲高出於堯舜爲並耕之說以爲可破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之論文公雖賢君因其持說之高遂不免爲所蠱惑聖賢豪傑經營一事數年而不足而庸夫俗子一二言敗壞之而有餘由是而性學晦也井田廢也學校較也先王之大經大法於是而墜地也平等之說張而無等之論且日滋也且夫虛僞之士未有不謀利者也虛僞而好詭遇所謂枉尋直尺是也虛僞而以順爲正所

謂妾婦之道是也虛僞而好鑽營所謂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是也虛僞而好破壞所謂毀瓦畫墁是也如是而可以行王政乎哉孟子卓立乎戰國策士之中一齊人之傳不敵眾楚人南蠻之咻當是時也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皆竊笑其旁也橫征苛斂競爲非義者皆擠排之而不息其喙也於是慨然曰是盈天下皆禽獸也是園囿汗池沛澤多而禽獸至也是得禽獸若邱陵也是人近於禽獸而禽獸逼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爲此輩而發也且夫虛僞如陳仲子者其人可以爲廉士乎哉與糟爭食其行下同於蚶哇鵝

之肉而傷天之性使天下皆若而人者是相率而爲僞者也是道其民而出於無用者也此趙威后之所以欲殺之也且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聖人靜居天地之中觀察乎萬物形形色色之狀就其中之走者定其名曰獸而又別之曰若虎也若豹也若犀也若象也若狐狸也若牛羊也若豚也就其中之飛者定其名曰禽而又別之曰一禽也十禽也若馱舌也若鷄也若鵝也就其中之至靈而可貴者定其名曰人而又別之曰若君子也若野人也若諸夏也若蠻夷也若丈夫也若女子也若妾也若婦也且夫君子所惡於妾婦之道者惡其巧

言如簧也畏其舌也張儀之言曰吾之舌尚存乎是故君子於禽獸之中所深惡而痛疾者曰馱舌於人類之中所深惡而痛疾者曰妾婦之道之舌爲其聲之惡而亂是非也且夫意者心之音也風之自也至微也而至顯也至隱也而至彰也聖人欲察天下之意必審天下之音因天下之音乃可以知天下之意意之發而爲言曰言必稱堯舜曰爲神農之言曰楊朱墨翟之言又曰天下之言天下之言不同天下之意萬殊也言者又意之表也其性善者其音和其音和者其言明且清其人可用其國家可治此百不失一者也其志惡者其音鬱

其音囂者其言浮以雜其人不可用其國家必亂此百不失一者也其君雖賢其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懷好音者則虛僞之聲得以入其意皆馳於虛無縹緲之域其言皆驚於詖淫邪遁之途而其國必不可治此亦百不失一者也孟子卓立乎戰國策士之中發其正大之音如鳳凰之鳴於岐山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將以息天下之惡聲也吾故謂治國家者在善審天下之音屏虛務實無喜獲禽且夫獲哇鵝之士隱居井上下飲黃泉其害猶可言也獲攘雞之士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狼戾以攘奪於民其害不可言也然

茹經堂文集

卷一

孟

而風會所趨天下士大夫皆下喬木而入幽谷矣蓋颯颯之音相淆亂而嚶嚶之音不可聞矣

孟子離婁篇大義

孔子作易乾卦文言傳曰存誠曰立誠以發明自強之義傳之於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傳之周子大哉誠也其天地之奧國家之所以立乎聖人既竭目力既竭耳力既竭心思皆誠爲之也不誠而不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不誠而不以堯舜之道治其民蒙幽厲之名而不恤由是而失天下誠也者保四海保宗廟社稷保一身之根源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反求諸己本身作則而

已矣故沛然德教行乎四海矣不誠則不仁不仁則安其危而利其菑孟子深薄夫齊人深惡夫楚咻者也然而齊景公之語涕淚浪浪楚孺子之歌餘音嫋嫋皆見採於書中者爲天下萬世自伐其國者垂之法戒也民生天地之間所以自樂其生者欲惡而已矣君不能待民以誠所惡與聚所欲勿施則民與君載胥及溺而已不誠則自暴自棄也不誠則不能親其親長其長也不誠而不能行文王之政也不誠而爭地爭城以殺人也如是而猶惟恐民之不順也嗚呼其聲音笑貌可爲也觀其眸子而其誠可掩乎哉淳于髡滑稽之徒也笑之

曰今天下溺矣奚以誠爲孟子亦本至誠而告之曰天下溺援之以道蓋道者平治天下之具卽援天下之本也先聖後聖未有外乎道揆者也

政治之學其始於家庭乎父子相夷則惡矣君民獨可以相夷乎離則不祥莫大焉君之於民猶是也惟有至誠相見而已禮記曰先意承志曾子之養志誠之至也能盡其誠於家庭乃能出而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至誠相感而已能誠故不必斤斤於毀譽也必不輕易其言也必不自滿而好爲人師也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信者誠之基也其從於子敖來孟子懼其不誠也

而戒之千古至誠感神者其惟虞舜乎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至誠相感而已大孝終身慕父母慕之至者誠之至終其身而至誠無間時也惟誠故生機盛生機盛故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誠之至也此天地之生理生民之生氣也宇宙之內家庭之際政治之設施無非至誠之精神則民生其間者耕田鑿井手舞足蹈自發於不容已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吾嘗神遊於唐虞之世嗚呼何其盛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誠

茹經堂文集

卷一

美

精而明乃能察知理一分殊之道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目力耳力心思其誠同也而其分殊也惠也政也其分亦殊也爲政者每人而悅之其心不誠也不誠故視臣如犬馬視臣如寇讎也無罪而殺士無罪而戮民也而千古篡弑之禍起於此矣不誠故不仁而不義也非禮而非義也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無所不爲而不顧後患此其惡教化之感人數十年洗濯之而不能盡也嗚呼其可痛也於是聖人一意以至誠教之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者也不爲已甚惟義所在惟其誠而已矣天地之性人爲貴何以見其可貴也貴亦

子之心也赤子之心何心也純一無僞者也純一無偽者誠也養生送死皆此一心之誠也本是心以求學則能深造於道而反說約也本是心以爲治則能以善養人也言無實不祥無實者不誠也聲聞過情過情者不誠也橫覽當世朝廷之上社會之中渾渾者無非若而人也此不中不才之士所以盈天下也

孟子用是大聲而疾呼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者至誠之心也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統皆是心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求治之心何其誠也此所謂道揆也所

謂其揆一也聖人既竭心思至斯而極也君子之澤漸漬於禮義之邦數百年而不斬其道乃傳之於孔子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而其道乃傳之於孟子孟子聞而知之者也故曰予私淑諸人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其誠同也且夫聖人之所以救人心者首在止天下之殺機易傳曰飲食必有訟殺機之起在乎取與之微一簞食一豆羹匹夫之大欲存焉而死者性命以之逢蒙之殺羿殺機之最烈者此惡人之尤上帝所必誅者也

聖人欲止人心之殺機爰思發明至善之性而無如天下之智者紛紛乎其多鑿也則是率天下而出於不誠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誠者天之道也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君子存之者此也橫逆無道庶民去之者此也君子有終身之憂舜何人也終其身至誠無間者也顏子當亂世之心猶禹稷當平世之心也子思居於衛之事猶曾子居武城之事也其分殊而其理一也皆誠也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匡章之設心愚誠也王使人問夫子齊王之不誠甚矣以不誠導其國於是乎徧國中人皆齊人

堯舜與人同耳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賊其民者賊天下之性也賊天下之性而齊人出焉齊人不誠之尤者也非人而人之者痛乎人道之將滅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齊之臣諂諛逢迎之狀不可以名言痛乎人道之將亡也痛乎人道之將亡實始於不誠也齊君之誑其民齊人之誑其妻妾其不誠一也齊君曰我有富貴利達可以脅服人也齊人曰我有富貴利達可以騙其妻妾也設一大卑鄙齷齪之途驅天下之人而施從之小人之澤綿綿延延雖百世而未知所斬痛乎人

心之將亡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蓋至誠滅則廉恥亡廉恥亡則人心死皇矣上帝鑒觀四方以爲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如此則與禽獸奚擇焉於是草除而芟薶之秦政一出焚書坑儒而士大夫之禍至於不忍言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皆自取之也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聖賢之所爲夜以繼日悲天而憫人者悲乎此也憫乎此也然則何以救之也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思誠而人道乃不至於滅亡也

茹經堂文集

卷一

堯

孟子大孝終身慕父母論一

庚戌

慕愛情也愛情之發不衷於性則有流蕩忘返而不止者吾得而推慕之情致慕之紛慕少艾慕妻子慕君慕祿位慕壽富貪夫慕財烈士慕名農家慕收商家慕賄鷄鳴而起日入而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日奔騁於者欲之中天性汨滴而無所復存夫是之謂雜慕於是有矯雜慕之害者以爲天者人始父母者人本禮義作則芟乎天真教育萌抵肇於家庭繇是敷曲禮之訓循內則之文櫛縱筭總摺笏端紳曰如有慕也庸詎知后王

命冢宰降德於眾兆民者皆基於至誠而不系乎繁文
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進而弗敬溫而弗柔則將率天
下以爲僞戕賊人性以爲仁義夫是之謂浮慕於是
有矯浮慕之弊者以爲能貴返乎不學知宜探乎不慮收
視返聽吾性吾情軒豁呈露是故有深愛者必有和氣
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吾心知有愛
而慕生焉嚴威儼恪語必以時或先或後兢兢扶持吾
心知有敬而慕生焉願往往不能持之以恆譬諸爲電
爲火成俄頃之光明舉凡天下之形形色色日之於味
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皆足以移吾慕父
母之心幼而粹然長而昧焉入而壯然出而忘焉有假
而靡終父母縱諒之乎將何所倚賴以永其天年夫是
之謂無恆之慕君子於是返之於初元氣起於子裏姪
於已懵焉無所知也及夫墜地呱呱是聲胥五洲而皆
同故夫東海北海西海南海此心此理放而皆準形既
生焉神發知焉五性森然而覺生焉而感生焉拊我畜
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當其拊畜長育顧復之時其慕
不自知也俛而煦嫗我俛而緣督我俄而鞭笞我俄而
誥誡我當其煦嫗緣督鞭笞誥誡之時其慕莫能名也
夫是之謂赤子之慕君子於是繼之以學十年出就外

傅居宿於外此始離父母之時也而慕未嘗漓也十有三年成童舞勺二十而學禮三十而博學無方四十而方物出謀發慮五十而服官政離父母日遠矣然而方其處也固慕父母之時也及其出也尤慕父母之時也思慮之萌依依於几杖也夢魂之越戀戀於庭闈也恍兮如見吾親也醒兮感極而涕零也恍天時之寒燠而謀所適也審人事之變遷而擇所安也念生活之艱劬奉養之或缺而知吾親之憂思而莫殫也夫是之謂中年之慕君子於是要之以終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三年之慕無待言已至於霜露既降履之必有懷

茹經堂文集

卷一

聖

愴之心此悽愴之心何心也雨露既濡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此怵惕之心何心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所嗜人生而得天幸當亟於其逮存之日思之若既不幸矣充其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心直無往而不見吾父母色不忘乎自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愛慤著存松楸瞻拜恆有涕泣而不自己者此又何心也夫是之謂終身之慕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曰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蓋孺子之心發

現乎踊其慕父母也以踊始故生人之事父母也以踊
終以踊始者愛也以踊終者愛盡而不能復從於是爲
極哀而其自少至老層累曲折之數則皆隨良心之消
長以爲轉移故夫慕者孺子之心也聖人因孺子之心
以制爲禮使天下皆生慕父母之心而其盡一己之良
心必先提撕警覺以存之譬諸父母喜而吾喜焉父母
憂而吾憂焉得一衣而先父母焉得一食而先父母焉
此至微至細之慕思而聖人常兢兢於此者蓋以教孝
之大原務嚴誠僞之辨惟因至誠之發而察識之而擴
充之推恩不賈錫類以至於無窮庶俾天下人子咸有
如經堂文集

卷一

聖

以遂其慕父母之情而致其慕父母之實夫子曰先王
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意在斯乎夫是之謂大孝終身
慕父母

孟子大孝終身慕父母論二

記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
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聖人之事業如此其廣崇也矧男子生以
桑弧蓬矢射四方君子之志意如此其閎遠也而孟子
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將不出戶庭歟曰否不然蓋慕
者以心不以境孝子之身有離父母之時孝子之心無

離父母之時人之生也秉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五性之發是爲七情其始也爲愛呱呱焉啞啞焉孩笑提抱之始天倫骨肉之間固結而不可解其愛也其慕也愛之至而爲喜父母愛之喜而不忘寢門三朝侍者曰安其喜也其慕也喜之至而爲樂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其樂也其慕也樂之至而爲憂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憂之至而慕益至焉又繼之者爲怨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怨之至而慕益至焉又繼之者爲懼父母之年不可不知樹欲靜矣風必摧之於是愛日之誠尤不能已愛與懼并而慕益至焉又繼之者爲哀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疾痛慘怛而呼父母至於送往而哀之至慕益至焉凡生人之日用動作見隱顯微皆不外此七情而此七情者一歸之於慕父母聖人於是善用其情而移之於所處之境聖人於是善用其情而移之於所治之事聖人於是因所處之異境所治之萬事而時時體驗吾慕父母之誠居處不莊非孝也是居處而忘其慕父母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是事君而忘其慕父母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是涖官而忘其慕父母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是交友而忘其慕

父母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是戰陳而忘其慕父母也蓋門內之行與夫嗜欲之界二者常交戰而迭爲消長苟本心不勝其嗜欲良知良能之既滅則所處之境必有闇昧而不明者所治之事必有放僻邪侈而不可以告人者聖人於是出其慕父母之誠以敵萬端之嗜欲因慕父母而愛我身體因慕父母而愛我髮膚因慕父母而愛我心思想念茲在茲釋茲在茲隨其境之所歷事之所主皆有以行吾之慕充吾之慕返吾之慕追吾之慕有終身之慕於是有終身之憂故記曰孝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云不敢忘父母者卽不敢以嗜欲迷惑其性而偶忘其慕父母之情云一舉足一出言者蓋舉此以概終身也且人上壽不過百年百年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而又必本吾心之愛敬推終身之行爲馴致於經綸位育翔洽太和而後爲終身之止境是故親親長長固慕也民胞物與亦出於慕立身行道固慕也窮理盡性亦出於慕啜菽飲水固慕也簡書鞅掌亦未嘗不出於慕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之道蓋父母快心之事卽曲盡吾慕之事父母拂心之端皆窒塞吾慕之端天地以生

物爲心此生生之心卽慕父母之根若毀傷生殖之物卽毀傷天地之心毀傷吾父母之心卽毀傷吾慕父母之心循小以喻大索隱而探微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財成輔相老有所安少有所懷鰥寡孤獨各有所養飛潛動植咸遂其生而後可以爲終身之止境也虞舜之大孝也于田號泣爲慕之始在位陟方爲慕之終文王之大孝也視膳寒暖爲慕之始咸和萬民爲慕之終曾子之大孝也酒肉養志爲慕之始讀喪禮泣下霑襟爲慕之終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終身之慕此爲極功非甚盛德其孰能與於斯乎

茹經堂文集

卷一

巽

孟子大孝終身慕父母論三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父子之道天性也人子慕父母之心尤天性之盤鬱而不容遏者也乃俯仰宙合慕父母者況如終身慕父母者更復況如豈性善之說不足憑驗歟曰是又不然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存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人卽至不肖不能自外於天地卽不能自外於父母而卒忘其慕思者有物以間奪之也間之之事奈何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而統言其性不過兩端曰剛曰柔柔者萎荼於慕父母之心或相忘於不知不識之天幼

弱而昧昧然繼長而矚矚然瞑瞑然居移氣養移體則
臣妾足以問之騰口說失家節則妻子足以問之利析
毫芒數窮錙銖則財貨足以問之此性柔者絕其慕父
母之大原也明達之士衡量氣質則以爲剛者或勝於
柔然而剛者徑行徑行而是非之見時有以問之剛者
喜事喜事而功罪之見又有以問之於是吾心有見吾
親或非之時於是吾心有見吾身在一家常處於有功
之時不知家庭之間非計較是非之地更非計較功罪
之時聖人之所謂無違者乃指動必以禮而言非與父
母以論是非聖人之所謂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
不違者乃指起敬起孝而言更非與父母以爭功罪而
剛者乃颯颯焉斷斷焉此亦絕其慕父母之大原也如
是而其心日窒違言慕其情意日隔違言終身慕奪之
之事又奈何世人之所以鑿其性奪其情者富貴而已
童蒙之生而喻以富貴爲父母者殆已自傾其安身立
命之根人子習貫其說遂慕高爵慕厚祿慕宮室之美
慕妻妾之奉慕所識窮乏者之得我於是不愛其親而
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不慕其親而慕他人悖德
悖禮以順則逆是無他富貴之心浸漸以奪其慕也且
夫人孰不求富貴以榮其父母養其父母然而中人以

上或以富貴而愈深其慕中人以下則以富貴而愈淡其慕何則中人以下靡不兼有順受之性苟不施之於父母將轉而施之於他人又靡不具有泰侈之心苟日施之於他人將轉而施之於父母故方其生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及其長也父母將無所怙而無所恃此富貴之心所以奪其終身之慕者清夜自思將泣嗟追悔而無及也由前之說所以去其間之賊者端在變化氣質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夫以舜之父頑母嚚而卒能底豫者惟吾身之對於吾親初無是非功罪之見而其純粹淡泊之慕乃藹然盎然綿綿繼緝而一發於至誠無僞之天夫天下人父決不復有瞽瞍而天下人子可決復有虜舜舜可學而至也古訓有之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明發者平旦之氣慕情乍發之頃也因慕情之乍發辨別而操持之從容而涵養焉積時之慕以至於日積日之慕以至於月積月之慕以至於歲積歲之慕以至於終身剛暴者思所以克之昏柔者思所以振之恃吾心之良知剖析思慮摘抉杳微以制其稟性之偏夫而後其慕也藹然盎然綿綿繼緝而不已如舜而已矣由後之說所以澄其奪之之原者端在講明氣節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

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夫守身若無與於事親而孟子合爲一事者吾之氣骨得之於父母吾折吾骨而父母辱矣吾之言語容色受之於父母吾巧吾言吾令吾色而父母辱矣貽父母以辱本心之良詎有存者是以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又曰不失其身蓋惟有其心而後可謂之慕惟有其身而後有其心惟終身有其身而後可謂之終身之慕吾身而無忝於人子之身乎吾終身而無忝於父母之身乎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終其身也者終其不

愧不忤之身非終不肖之身也且夫治民獲上信友皆本於悅親此特聖賢推衍之論孝子者初非以悅親爲治民獲上信友之地惟直養吾之氣節素行於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之中拔其慕乎外之本庶固其慕乎內之眞人世間奪慕父母之事非一君子先審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可推而知夫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憂疾之心父母慕其子之心也夫父母慕其子而人子慕其父母舜之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豈報施之義耶夫人子之於父母不可以報施言也然卽以報施之道言之俯仰宙合竟復沈如歷史孝行之傳不過十數人豈大孝之不

可幾而庸行之不易得耶世之爲人子者尙其勉之哉尙其勉之哉

大孝不匱談何容易而世人并小孝而不能者由有物以間之奪之大概如吾文所言此三作於世道人心或有小補天性純厚者宜爲吾傳衍於後之人

自記

孟子善戰者服上刑論

丁巳

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天命爲性故合而言之則曰性命天地之大德曰好生舉凡一切飛潛動植之物莫不養其命而遂其性人生於其間至靈至尊而至貴者也故其生命爲尤重彼善戰者以殺人爲樂不惜人

茹經堂文集

卷一

兇

之命而戕賊其同胞故上千天怒而刑之天不能刑人也則假手於人以刑之亦慘矣哉蓋夫善戰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殘民以逞靡所底止而況善戰則必製不仁之器千灌萬辟日新月異戈林鏃雨骨碎肉糜毒氣一蒸六師僵斃而況善戰則必事搜括剝膚敲骨磨牙吮血巧立名目無微不入公私上下掃地赤立況乃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曾不顧及一路皆哭萬民怨嗟而況善戰則必事轉輸飛芻輓粟水陸並進供億煩苛四海窮困奔走逃亡生命俱盡而況善戰則師行而不止雞犬室家所過如滌林莽爲墟商賈歇絕百年精華

一炬俱滅而況善戰則兵聚而必散一潰之後堤崩河
決豕突狼奔劫金掠帛四海騷動閭閻叫號曾不知所
紀極漢賈捐之曰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老母寡婦
飲泣巷哭唐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弔祭不至精魂何依
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傷心慘目一至於此此皆善戰者
階之厲也揆諸善惡之報禍福之幾不服上刑非天演
之公理曰古不有司馬法乎孔子不言足兵乎則戰何
罪焉不知聖人所慎首在於戰班固漢書藝文志曰白
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然則變詐之
兵實始於戰國至於後世則更有不忍言者矣譬之縱

百萬虎狼於五都之市而日以噬人宛轉哀呼莫能逃
避而驅使之者猶沾沾自喜也此何心也天下有自殺
其子者乎梁惠王是也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
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太子申之死非齊殺之也惠王
自殺之也而秦始皇之於二世亦其例也天下有自殺
其妻者乎項籍是也百戰百勝坑秦卒燒咸陽自以爲
天下無敵矣曾不逾時虞兮一歌名騅不逝殺虞姬者
非漢也項籍自殺之也而明懷宗之夫婦雉經割劍愛
女亦非其罪也明太祖之好殺貽禍其子孫也孫子膺
其腳龐涓殞於萬弩吳起爲楚貴戚所擊伏悼王尸而

死白起爲秦破燕破韓破趙阬趙降卒四十萬人至於
自裁之時始悔悟曰我固當死蓋善戰者未有令終者
也天網恢恢豈不大哉老子曰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戰勝以喪禮處之此不忍之極思也人昧沒其不忍之
心於是上干天怒而刑之天不能刑人乃假手於人以
刑之也刑不逮其身乃於其子孫也愈巧而愈烈也愈
久而愈酷也左氏傳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語
曰善水者必溺於水善兵者必死於兵嗚呼自焚自溺
而僅及其身也幸矣

強兵爲立國之基而孟子乃曰我能爲君約與國戰

茹經堂文集 卷一

五

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又曰有人曰
我善爲戰大罪也所以歎息痛恨而言之者蓋善戰
則戕民命傷天和萬物殄滅所過爲墟其禍之慘烈
至今日而可見矣此文有爲而作冀後世或有見我
文而感動者挽救一分即可保全一命或亦不無裨
益至於文之工拙與夫世之迂我罪我者皆所不計
也 自記

禮始於男女之別論 癸亥

嘗讀禮記曲禮曰男女不雜坐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
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

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女子者言女子及女外孫也父子者言父女也曰姑曰姊妹曰女子曰女子子皆至親也然已嫁而反兄弟則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矣言兄弟概其餘也父女亦至親也然已嫁而反亦不同席矣曰已嫁而反明乎未嫁之時不入其門則弗與同席同坐亦可知矣嗚呼古先王制禮何若是其嚴也又嘗讀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又嘗讀儀禮既夕禮記曰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古人男女之別雖當屬纊之時猶不敢苟且如此嗚呼古先王制禮何若是其嚴也蓋禮者起於別嫌明微男女嫌疑之際人道之大綱繫焉故周易家人卦之彖傳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歸妹卦彖傳亦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天地之大義惟具於此二卦之文蓋男女之辨明而後天地之義正而一家一國之盛衰興亡亦於是乎繫焉降及春秋禮義浸廢蔡哀侯爲莘

故繩息媯以語楚子遂成滅息之禍見左氏莊十四年傳息媯爲蔡侯之

媯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見禮記坊

記陽侯與繆侯同姓因大饗相見遂有此禍後乃廢夫人饗客之禮男女之別無分一國

且亡况一家哉孔孟程朱發明禮經大義後世搢紳士

大夫兢兢焉守茲勿失故世祿之家尙不至覆宗滅祀

者有禮以爲之防閑也以文治平日所見凡男女之有

別者其家必興凡男女之無別者其家必衰而蹈淫亂

禽獸之行者其報尤慘且酷天道人事相因而致百不

一爽乃近世廢禮之說公然無忌倫紀墮喪訟獄滋繁

婚姻自由而男女之始合終離抑鬱不相得以至於自

茹經堂文集 卷一 五

殺者不可勝計嗚呼豈不大可痛哉自吾國小說家喜

言豔情惜別離少年讀之己不免挫其正大英銳之氣

况乃加以提倡淫詞邪說汙耳逆心殺人無形之中尤

可駭歎中人之家由儉入奢至罄其所有以供男女酬

應之費讀書分其心營業失其職父母咨嗟鄉黨譏笑

迨貧困已甚乃不得不爲游民以致習爲委瑣齷齪之

行此其流弊豈僅陷於輕薄子而已而富家望族方且

畜婢妾養俊僕此無異引狐狸豺狼於門內以自戕其

子弟豈不更可痛哉憶昔年先妣胡太夫人嘗訓文

治曰人家閨闈猶禁城也毋許入內文治聞之常凜然

故特申明禮訓大書特書以告同志並戒子孫世有君子得吾言而推廣之其於世道人心當不無小補也

茹經堂文集卷一

受業 唐景升謹校

茹經堂文集 卷一

壽

十餘吾言而推廣之其於世道人心當不無小補也

茹經堂文集卷二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雜著類

謁

孔陵文 丁巳

粵維丁巳之歲八月二十七日江蘇省後學唐文治代
表阮維和謹齋祓謁誠致祭於我

至聖先師之靈曰嗚呼

先師有言文不在茲未喪斯文天心可知迄今聖學愈
微益危人禽靡辨天澤陵夷千鈞一髮孰奠厥基碩果
茹經堂文集 卷二

不食周公繇辭

先師韋編三絕於斯文治不敏頌詩讀書幼年志學發
憤下帷私淑未逮經師人師杏壇洙泗夢繞神隨滔滔
逝水一木思支風雨如晦不已鷄鳴洗心學易幽贊神
明遺篇二十大義悔陳紹承絕學厥惟遺經存道存
經亡道亡文存道在文墜道喪夙夜憂歎瞻顧旁皇永
我聖教保我黎民顧誕天命戰戰兢兢

先師有靈鑒茲下忱昔者

先師與於蜡賓喟然興歎三代之英外戶不閉是謂大
同寥寥莫屬虞夏神農邇維世變潮湍瀕洞政乖民散

莫知所從道揆法守曰雫曰蒙文治禱昧志挽頽風爰
巢生徒大江之東講習仁義禮樂雍容砥德礪行依蹈
中庸發揚正氣日閑武功儻有名世出於其間同聲相
應法曾倣顏雲龍風虎希聖希天轉斡否泰苞桑河山
安定金甌以惠閭閻埽除榛蕪乾坤朗然政事文學焜
耀史篇尊我

先師於千萬年尙饗

釋氣

大同之世喜氣婆娑卿雲糾縵吐氣含和百姓鼓腹擊
壤謳歌爰有通人達士方領矩步之倫羣萃淑氣之佳

茹經堂文集

卷二

二

亭相與討論乎斯氣之升降與夫斯氣之本真政治家
言曰政貴行健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本天本地親
上親下一氣之相應也聖人乘六龍保太和播元氣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鳴球拊石於變時雍鳥獸踰踰鳳凰
來儀一氣之相感也是以聲名洋溢中國凡有血氣莫
不尊親反是而大塊噓氣鬱極爲風飛屋拔木靡測其
蹤曰蒙恆風若曰狂恆雨若曰潛恆暘若洪範咎徵其
皆沴氣乎六氣失節陰陽糾紛寒暑不時饑饉荐臻山
崩川竭深谷爲陵其皆氣之所爲乎道學家言曰良知
者根於一心一心氣之精英也良能者達於五官五官

氣之感覺也本心昧而良知泯良能沒靈氣爲之窒塞
焉好惡拂人之性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復之
之道在先存其平旦之氣詩所謂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是也所謂昊天曰明無敢戲豫是也由是而養其浩然
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於天地之間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直者生理也生氣
也自反而不縮以任一己之事而不足自反而縮以通
造化而有餘天地有清純之氣吾心之氣與天地清純
之氣相浹洽也天地有正大之氣吾心之氣與天地正
大之氣相往來也涵之而爲性仁義禮智信五德理也

亦氣也擴之而爲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皆氣也
竊嘗徵之於經古之聖賢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也又嘗
考之於史古之豪傑力可拔山氣可蓋世也縱橫九域
上下千禩無往而非學也無往而非氣也氣節家言曰
吾嘗登首陽山片石矗雲表鬱鬱蔥蔥氣佳哉黃農沒
矣薇蕨芳矣伯夷聖之清者也飽則氣濁餓則氣清豈
不然歟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興起者與氣也而況
於親炙之者乎親炙者炙氣也橫覽吾中國二十四史
忠臣孝子義士烈婦其慷慨激烈悲壯嗚咽之氣恆百
折而不撓齊太史簡晉董狐筆是氣也秦子房椎漢子

卿節是氣也文文山之作衣帶銘楊椒山之卻蚺蛇膽是氣也在易之義上水下澤其卦爲節水澤者氣也鬱積而爲氣之苦苦節不可貞也調和而爲氣之甘甘節往有尚也沿及後世藺相如之怒髮衝冠氣之麤者也婁師德之唾面自乾氣之餒者也推而及於漢之黨錮五代之清流皆未聞乎大道者也往者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有餓者質質然來終不食嗟來之食氣勁哉豈夷齊之亞與蓋蹴爾而與乞人不屑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葆此氣也人不可以無恥無廉恥則無氣也奈之何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一

入仕途無非尸居之餘氣譬諸入大冶之鑪舉鎔化其氣骨殆哉養生家言曰天以氣養人地以味養人味以培體氣以完神故人非氣不存儒者之道節嗜欲定心氣此言何謂也月令一書非衛生權輿乎宋之大儒首推朱子作調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白者氣也觀之者觀氣也字義自心爲息自者鼻之省文也自心相應是謂之息綿綿若存用之不竭道德真詮於今未絕抑又聞之眞人之息以踵常人之息以喉以喉氣出於肺也形而上者也以踵氣萃於足也形而下者也善而用之勿忘勿助氣之輕清者上氣之重濁者下神將守

形形乃常存此呼吸之法也黃帝內經曰至人者服天氣而通神明淮南子曰服氣者神明而壽藐姑神人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氣御飛龍而翱翔乎杳冥之外震爲東方太陽萌光吞吐網緼去故納新此服氣之法也旁有宗教家聞而笑曰彼說與我大類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言何謂也鬼神之德體物不遺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神之格思氣之感思也誠之不可揜氣之不可滅也載魂魄抱一能無離乎凡人富貴利達惑其中奔走營求逐其外氣浮矣消矣氣滯矣絕矣雖欲不離魂不落魄也得乎於是天文家之言氣以爲日月星辰

之氣有餘而百殃應之也人見其殃也而不知其爲惡氣也是故一身有善氣一家一國有善氣天下感之皆有善氣一身有惡氣一家一國有惡氣天下感之皆有惡氣一家仁一國興仁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其氣如此也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君子之善氣薰蒸而爲澤及於五世也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惡氣漸漬而爲澤及於五世也氣有盈虛世亦隨之爲消長也是故周文王之肅肅雖緝雖熙敬止其善氣之久長縣延至於八百載戰國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乖戾之氣充塞宇宙如火之燎於原嗚呼五行之火氣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不數十年而秦政出焚書坑儒君子驗其氣之惡極而知之曹操司馬懿奸回險詐之氣歷久不沫浸淫及於六朝而士大夫咸被其毒痛乎悲夫至五世而猶不能蕩滌而掃除之也吾人何以知眾甫之狀哉識眾甫之氣也意者音也察其人之心音而善惡可知也氣者气也審其人之口气而善惡可知也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芳芳氣可親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臭氣胡可近也食詩書之氣子弟鮮有不雋穎者沾銅臭之氣子弟未有不蠢愚者感名山大川之氣其人多

傑而靈壽而樂者氣清嘉也溺膏粱醉飽之氣其人多
齷齪以貪狂惑以疾者氣醜毒也扁鵲見齊桓公望而
卻走醫家之辨氣也范增望沛公之氣皆爲龍虎兵家
之占氣也君子終日乾乾所以培養其朝氣也嚮晦入
晏息所以振作其暮氣也歷代名儒心無昏惰之氣躬
無邪僻之氣孝弟忠信以勵其氣居仁由義以充其氣
喜怒哀樂之未發氣也發而皆中節氣也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也參經綸
贊化育者氣也轉否爲泰轉困爲亨者氣也化愚爲明
化柔爲強者氣也是故古聖人所以主靜立人極者內

省乎己之善惡之氣外析乎人之善惡之氣而已且夫
五方雜選風氣攸殊也羣生軋茁氣質萬變也化工不
言四時行百物生默示其陰陽晦明風雨之六氣上古
樂官伶倫通其微截爲六律十二管吹葭驗氣節宣陰
陽後人又析之爲四是爲二十四氣之始因人之氣配
天之氣而陰陽剛柔善惡判焉剛者爲清爲直爲斷爲
嚴毅爲幹固氣之善者也爲猛爲隘爲驕爲傲爲強梁
氣之惡者也柔者爲慈爲和爲順爲巽氣之善者也爲
僞爲懦爲弱爲庸闇爲畏葸爲邪佞氣之惡者也夫反
諸己者亦濟其陰陽剛柔之偏而已矣出辭氣而無倍

也持志氣而無暴也居一室千里之外應之氣乎其君子之樞機乎慎乎謹乎氣之發乎大哉氣乎斯言其至矣乎眾皆曰旨哉慎獨子乃詮釋之俾天下萬世之含生稟氣者知所宗仰云

說龍

庚戌

自太極既判馮翼聿分氤氲氳氳庶類混成大瀛海環其外裊海環其中驚流駭碣泱漭無窮望洋向若不知西東中有靈物厥名曰龍時則伏羲當陽蹠迹紀述龍爰負圖以獻通神明類萬物而八卦以成肇造文字龍爲功臣太皞氏嘉迺丕績以龍紀官故爲龍師而龍名

茹經堂文集

卷二

八

虞夏禪代鴻水湯湯下民昏墊已溺斯傷龍迺奮翼周歷河海大禹因之曳銜並匿當殷之季首陽有仁人雲龍相從得名益彰而龍見於西山孔子見老聃問禮訪道驚怖其言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而龍再見於函谷之關當是時葉公頗好龍遣客鉤致將以豢之龍曰庸子不足與共事立謝客騶奭慕其名莫能見爲文以雕畫之終不得其真焉秦有祖龍燔燒詩書毒痛四海龍乃歎曰嗟乎世有冒我名以讐儒士者乎遂蟄伏不出時有譚封禪者或諛之曰黃龍或頌之曰青龍蒼龍以推五德終始之運而劉季者故武夫以貌隆準謬附

於龍種與敘譜牒龍惡其溷韜晦惟恐不深東漢之季
龍益高臥是後樓船駕檣舟師大興伏波騰沸龍更厭
棄世俗或潛於地中海太平洋中不意祖沖之千里船
又至蚩霧橫飛驚霆震空神州赤縣幾莫能容龍遂訪
北冥之鯤天池之鵬將偕隱於太空一出入泛濫鴻
濛一鱗一爪靡闕其蹤而世之耳食者遂謂三代以上
有龍三代以下無龍中國以內有龍中國以外無龍君
子曰時之爲義大矣哉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有開必先品物流形本天本地各以其親聖
君賢相六位時成而龍於是乎見焉其見也時也龍無
如經堂文集

卷二

九

容心也不幸而時丁否塞宇宙晦盲茫茫大地知我無
人觀雷觀火爲益爲盈尺蠖之屈利用安身而龍於是
乎隱焉其隱也時也龍無容心也因其見而世知之因
其隱而世莫知之知之而以爲有莫知之而以爲無者
亦時也而龍亦無容心也世無可易則不易乎世名無
可成則不成乎名若歲大旱而霖雨終弗施者憂則違
之確乎其不可拔是龍之德也非龍之悖時也而龍無
容心也同心之言則同類相求重明麗正則同明相照
世有聖人首出庶物黃河倏清陰陽不測遂躡雲梯橫
奮八極不崇朝而萬彙被其闔澤者亦龍之德也非龍

之趨時也而龍無容心也易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龍乎龍乎其知時乎時之爲義大矣哉

黃元同先生學案

辛酉

先生諱以周字元同晚字傲季定海經學大儒黃先生諱式三號傲居子之季子也先生幼承家學七歲讀禮記旋受士禮周官諸經依次終業十數歲卽銳意著述露鈔雪纂手不釋卷年三十餘著書已哀然成巨帙德清俞蔭甫先生主講杭州詒經精舍先生上書自言其志頻獻所著以就正俞先生優禮答之不敢以師自居

茹經堂文集

卷二

十

也同治庚午以優行貢成均是歲舉於鄉明年應春官試補

國史館謄錄歷署遂昌海鹽於潛訓導旋補分水訓導所至訓迪士子成人有德光緒庚寅

特賜內閣中書旋奉

特旨陞用教授補處州府教授以年老不就自乾嘉以來士大夫鈞稽訓詁標宗樹幟名曰漢學其末流之失不免破碎支離甚且分別門戶培擊宋儒義理之學以爲空疏意氣囂然漸滋暴慢先生獨謂三代下之經學漢鄭君宋朱子爲最而漢學宋學之流弊均多乖離聖

經尙不合於鄭朱何論孔孟

國朝講學之風倡自顧亭林黃梨洲諸先生亭林先生嘗謂經學卽理學經學外之理學爲禪學故經學理學宜合於一不宜歧之爲二乃體鄭君朱子之訓上追孔門之經學博文約禮實事求其所得於心而詔後學者務在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蓋江慎修王白田先生以後一人而已矣光緒中葉新學勃興士或稍稍變其所守先生獨卓然不惑於流俗素履而行遯世無悶束脩以上以是咸歸之先生秉性孝友事傲居子數十年未嘗離左右居恆動容周旋必中於茹經堂文集

卷二

七

禮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端慤而精詳其教人務以敦品勵學躬行實踐爲旨瑞安黃漱蘭先生督學江南建南菁講舍延先生主講甯波太守宗湘文先生建辨志精舍聘先生主經學科南方弟子從之者千餘人先生壹本孔孟之教以爲教嘗取易靜專二字以訓南菁諸生曰學問必由積累初無頓悟之方而積累全在靜專亦無襲取之道人有終日讀書而掩卷輒忘者病在不靜有終身讀書而白首不名一藝者病在不專靜則記性强專則學術成又曰昔之儒者尙專經故能由一經以盡通諸經今之學者欲無經不通乃至一經

不通其篤實如此文治自光緒乙酉歲受業先生門下
忽忽已三十餘年矣追維先生之訓恆自警惕爰撮其
爲學大旨並著作源流列於篇俾後之傳儒林者有所
採擇焉至先生行誼具詳王君兆芳所爲行狀而學倡
門徒則又繁莫能詳故均不著

著作概略

先生上俞蔭甫先生書云周質鈍學淺一無所底奉承
庭訓靡知漢宋學門戶年二十餘好讀易病先儒注說
於畫象爰下自騁私說揆諸聖傳往往不合於是有十
翼後錄之作嗣後喜觀宋儒書又病其離經談道多無

茹經堂文集

卷二

三

當於聖學甚且自知已說之不合於經遂敢隱陋孔聖

顯斥孟子心竊鄙之於是有經義通詁之作

按此書後改名經訓

此義三十歲以後又好讀禮苦難記憶乃分五禮類考之

會萃舊說斷以己意譔吉禮說未竟以兵燹輟業旋以

先人棄養讀禮苦次於小祥後譔凶禮說合訂之名曰

經禮通詁

按此書後改名禮書通故

又編舊作雜著文說之無裨經

史者刪之非我心得者黜之約存若干篇名曰儆季雜

著周檇昧不才妄自譔述懼見怪於當世輒藏弃之不

示人今年四十矣恐以痼蔽終身無發矇日幸遇有道

敢不就正所呈經禮通詁兩冊覬求指示紕繆俾得改

正果蒙惠教周將執弟子禮奉全書以拜門下

謹案此書載入俞蔭甫先生所刊袖中書中先生生平著作梗概麤具於是矣

十翼後錄 周易故訓訂

傲居子最精易學嘗著易說一書不拘舊說獨標心得先生紹承家學著十翼後錄八十卷嘗謂伏羲文王周公所作經也孔子之傳注也以三聖人之經而孔聖爲之注後世之說易者但守孔聖家法足矣故所作十翼後錄不分漢宋門戶惟以發明孔聖之說與合於經例者爲主晚年又輯成周易故訓訂一書自序之曰昔者

茹經堂文集

卷二

三

文王作彖周公演爻其名小其類大其旨遠其辭文意蘊而不盡義深而難測左氏傳錄術家言或已漫衍而不得其宗孔聖乃訂之作十傳以翼經謂之十翼象傳明六畫之法象彖傳舉一卦之綱領爻傳析諸爻之義例而繫辭說卦諸傳易之精蘊具于是夫經之有傳猶射之有彀也學者勿背彀而去必志彀而發之然一人發之巧與力有不逮不若與眾人共發至且中之多也是以學者必廣搜古注互證得失務求其是若夫舍古求是詎有獨是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學必求古而古亦未必其盡是矣古人易注充棟多至千百家卽周之

所旁搜而得見者亦不下四百餘家其中有不遵孔子之傳而臆解文王周公之經且有不遵文王周公之經而好爲伏羲之言是所謂變殼率者也其力能至乎其巧能中乎其一至無不至一中無不中乎惟願學者擇是而從勿矯異勿阿同斯爲善求古善求是也已周幼承家君之訓口講指畫略有會悟作十翼後錄若干卷會萃先儒之說條列之融貫之若是者有年今約其說而成是書擇古注之是者從之其背聖傳以解經義有不安者則足之以鄙意顏其名曰周易故訓訂訂者平議之也不敢矯異於古人亦何敢阿同於古人務求實

茹經堂文集

卷二

古

是毋背聖傳致乖聖經也云云先生嘗病古人深求實國初說易諸家不無支離穿鑿之弊甚者不諳家法馳說騁辭深爲可惜故所擇易理務在以經證經發微言而明大義較諸惠定宇諸儒所述精深蓋遠過之焉

謹案十翼後錄未經刊刻周易故訓訂文治僅鈔得上經一卷藏以待刊近世學者但知先生禮學之精遂未能知其易學之闔深也

禮書通故

先生篤守聖門約禮之訓其於禮斯須不去身於禮學終身以之著禮書通故凡五十卷刊行於世自敘云禮

根諸心發諸性受諸命秩諸天體之者聖履之者賢博
文約禮聖門正訓也周六歲入塾識字七歲讀小戴記
謹承庭訓略識小節三十而後潛研諸禮於經十七篇
外搜輯大小戴兩記及周官春秋傳分門編次釐定先
後注疏家言有裨經傳亦附錄之平文大義具彼書矣
而儒說之異同別彙一編遲之數年迺放戴君石渠奏
議許君五經異義哀集是書草剞於庚申告蕺於戊寅
列目凡四十九曰宮室衣服卜筮冠禮昏禮見子禮宗
法喪服喪禮喪祭禮郊禮社禮羣祀禮明堂禮宗廟禮
饋食禮時享禮改正告朔禮藉田躬桑禮相見禮食禮

飲禮燕饗禮射禮投壺禮朝禮聘禮覲禮會盟禮卽位
改元號謚禮學校選舉禮職官井田田賦職役錢幣市
糴封國軍賦田獵御法六書樂律刑法車制名物儀節
圖名物圖蓋先生畢生之精力萃於是矣俞蔭甫先生
爲之敘曰禮學中集諸家之大成者莫如秦味經氏之
五禮通考曾文正公嘗與余言此書體大物博歷代典
章具在於此三通之外得此而四爲學者不可不讀之
書余讀之誠然惟秦氏之書案而不斷無所折衷可謂
禮學之淵藪而未足爲治禮者之藝極求其博學詳說
去非求是得以窺見先王制作之潭奧者其在定海黃

氏之書乎定海黃君元同爲薇香先生之哲嗣往歲吳和甫同年視學吾浙錄先生明堂步筵說見示謂與余說明堂大旨相合余深惜不及一見未幾余來主講誥經精舍始得交於君後又與同在書局知君固好學深思之士也曾以所撰禮書通故數冊示余余不自揣小有獻替至今歲又以數巨編來則哀然成書又得見其十之六七而余精力衰頹學問荒廢流覽是書有望洋向若而歎而已承不鄙棄問序於余余何足序此書哉惟禮家聚訟自古難之君爲此書不墨守一家之學綜貫羣經博采眾論實事求是惟善是從故有駁正鄭義

茹經堂文集

卷二

六

者如綬以屬武非飾纓射者履物正足非方足是也有申明鄭義者如冠弁委貌爲正義或以爲元冠者別一說非謂冠弁卽元冠婦饋舅姑共席於奧謂二席竝設非謂舅姑同席是也略舉數事雖小小者然其精審可知矣至其宏綱巨目凡四十有九洵足究天人之奧通古今之宜視秦氏五禮通考博或不及精則過之向使文正得見此書必大嗟嘆謂秦氏之後又有此作可益三通而五矣余經義纍牒無能爲益而所說冠義母拜之鄉射禮之參侯道皆頗與鄙說合亦未始不自幸也云云其推尊如此

經訓比義

自漢宋學分途學者膠於成見氣紛爭鮮有能實事求是以溝通之者先生深究天人之奧道德之歸性命之蘊嘗謂宋陳北溪先生字義精矣而不免失之於虛戴東原先生孟子字義疏證鑿矣而更失之於囂阮文達作性命古訓論語論仁論本原經義可謂精而實矣而尙嫌其略爰著經義通詁一書以破虛無寂滅之陋而燭詖淫邪遁之情晚年改名之曰經訓比義先生自序之曰經者聖賢所以傳道也經之有訓詁所以明經而造乎道也儒者手披口吟朝夕無倦孰不有志於聞

茹經堂文集

卷二

七

道顧或者辨聲音定章句專求乎訓詁之通而性命之精仁義之大一若有所諱而不言言之者或又離訓詁以談經而經晦離經以談道而道晦甚且隱陋乎孔聖而顯斥乎曾孟諸子此豈求道者之所宜爲哉夫聖賢之經儒說之權衡也儒說之是非以經質之經義難明以經之訓詁核之經訓不可偏據以諸經之相類者融貫之經以類纂如絲之綸同異既別是非自明所謂叛慝疑枝邪離遁窮之情形畢著矣不揆樛昧采掇成書道必宗經訓亦式古而區區之意尤在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庶或心知古意不惑歧途也因取國語士釐之言

以命其書分爲上中下卷凡二十四目蓋是書一出而經學理學始會歸於一是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者皆確有其主宰而不墮於元虛劉芷人先生見之曰以此說經經由是明以此應世庶不執臆見爲理義敗壞天下事矣南菁同學顧君鴻闓等爲刊行於世

子思子輯解

孔子之學傳於曾子子思孟子得子思之傳不獨中庸之費隱性命之精微卽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大節亦

茹經堂文集

卷二

六

取法於子思故子思有壁立萬仞之氣概孟子有泰山巖巖之精神先生以爲由孟子以求孔子曾子之學必以子思爲樞紐嘗輯意林逸子四十四種而尤注意於子思子暮年多疾因曰加我數年子思子輯解成斯無遺憾其後卒輯成書七卷蓋至是而先生之志彰先生之學亦愈精矣其自序曰漢藝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不名子思子子思子之名自隋唐間始故漢魏諸書引子思子語與唐馬總意林同而竝曰子思從舊名也毛詩譜引中庸一事史漢注引中庸兩事文選注引緇衣兩事意林所采子思子十餘條一見於表記再見於緇衣

則梁沈約謂今小戴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類列皆取諸子思書中斯言洵不誣矣其書唐代猶盛行文史家類書家所引或從舊名曰子思或依新題曰子思子此各家體例有不同也北宋之初其書猶存太平御覽宋取頗多而倏稱子思倏稱子思子一部書中稱謂錯雜豈其所引子思語別見於他書與然檢諸古籍多目爲子思子則輯御覽者人各異題初無別於其間也意林載子思子七卷南宋以後七卷本已難獲而鼂公武猶及見之其季遂亡淵博如王伯厚已不得見所見者汪暉輯本藝文考證云今有一卷皆取諸孔叢子非本

文卽據汪輯而言也汪輯凡九篇內篇割裂中庸文分天命鳶魚誠明爲三外篇刺取孔叢子書有無憂胡毋豹喪服魯繆公任賢過齊六篇所輯踏駁本不足傳今並此而亡之近時輯子書者以嚴鐵橋馬竹吾書爲巨觀而皆不及子思子非六合內之大憾與初以周輯意林逸子四十四種內有是書所輯皆古人引子思子語其單書子思者別見於後孔叢子所載不濫及焉近染寒疾已踰一載時思舊輯疏漏宜重董正而精力不逮爰命南菁講舍諸生廣爲搜羅復得若干乃加注焉而寒熱時發功有作輟凡四閱月而後蕆事以中庸累德

表記緇衣坊記之有篇名者爲內篇凡五卷漢魏唐宋
儒書有引述子思語亦並善輯檀弓引見七事孟子引
見三事雖或係後學之傳聞而語著經典卽非出諸本
書而輯逸文者自宜據補總曰外篇一卷孔叢子雖廣
書而售贗者必參以眞其術方行若概以贗不能售也
魏晉時子思子具存而作僞者欲援以爲重錄其眞者
必多王肅家語其故智矣若盡擯之不已矯乎凡引見
五十二事別之曰附錄又一篇都爲七卷時襄輯逸文
者顧鴻闔曹元忠胡玉縉蔣元慶達李林之祺之功爲
多云

茹經堂文集

卷二

三

軍禮司馬法攷徵

漢書藝文志載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已佚今所傳
五篇係兵法非軍禮舊文也漢晉以來經注疏義所引
據司馬法言往往五篇所未有當係軍禮佚文桐城姚
姬傳先生惜抱軒筆記山陽丁儉卿先生佚禮扶微先
後皆有戢香未臻完備南菁同學陳君善餘根據姚丁
兩家所輯復搜羣書更加綴補先生迺爲之董正其次
推明古制折衷經教爲攷徵二卷其題辭云古司馬法
百五十五篇或敘軍禮或詳兵法祖述似同裔流迥別
劉編七略以其均出司馬並列兵家班志藝文冠以軍

禮移入經類鄭氏通志力排班書章氏校讐又詆鄭說
顧舊籍久逸墜緒難尋任意出入迄無定論今以所見
言之世行五篇舊名司馬兵法宜依劉略爲允此猶周
易明堂未可混列六藝也其論軍乘諸篇昏鼓四通許
慎引爲禮文邱馬一匹杜預直稱周禮通人雅記悉從
班志此猶劉向五行傳有別於所序六十七篇也史記
自敘云司馬法所從來尙矣太公孫吳三子能紹而明
之實爲兵法諸篇而發博物志文籍攷因司馬法與周
禮相表裏以爲周公所作又以軍禮諸篇而定言雖各
有所指其爲西周古書灼然可見劉氏父子校錄秘書
茹經堂文集

卷二

三

揚摧家法允稱密至惜司馬法百五十篇未以兵法軍
禮分隸兩家致後人猶有遺議也高堂生傳禮十七篇
雖不能備吉凶賓嘉尙有端緒而軍禮獨闕無由表見
後世鄙人何敢談兵事衷入佚文徵成其義欲以備五
禮之一云云先生是書雖抱殘守闕存千百於十一而
隅反之士藉以尋省遂謂古軍禮至今存可也

傲季雜箸

先生於文退然自以爲弗工然淵懿樸實古色蒼然實
非近世經生所能及蓋先生之學精於窮理故其研求
訓故辨析是非細之入毫芒大之充宙合而其從至性

中流出者尤足以感動人心焉所撰儼季雜著五種曰禮說曰羣經說曰史說略曰子敘曰文鈔禮說大都撥通故中之精華融貫而出之經說以釋易諸條爲尤精如周季說易古義謂周易非卜筮之書釋艮限列臆謂醫術通儒道釋坎九五爻辭謂祇當依鄭讀爲坻坎不盈者上坎已平也坻旣平者下坎亦不盈也是卽象傳水流不盈之義所謂吉凶與民同患者也釋豐日中見斗日中見沫謂卽象辭之宜日中斗與沫雖不明而其不明者甚小庶與來章有慶譽之義相合釋升上爻消不息謂坤性柔暗昧於升陽之義非謂陰自升不已也

上苟昧於升陽則下陽爻自不宜上息用事故曰利於不息之貞此正深爲君子謀非爲小人幸此皆易學之精微聖經之通例爲前儒所未發史說略則博采古籍考覈精詳而論秦漢唐宋田制異同論限田等篇自秦以來利弊得失瞭如指掌其意蓋在覈明古禮以俟後聖可行益見先生經濟之學有本而有源矣文鈔中如顏子見大說曾子論禮說子思學詩說管仲子路功烈說等篇皆論述聖門弟子學術子游子夏文學說謂係南北學派之權輿北方多苦卓力行之士學業亦尙專攻是善用守者而其失也拘虛而不達南方之士好博

大識見議論時突過前人是善於創者而其失也汜濫而無歸宿豈游夏之流風使然歟上下千古俾後世知學派之祖德性問學說道德說辨虛靈辨無等篇推論道德性命之學精義堅深並爲千古不磨之作南菁講舍論學記本朱子常熟吳公祠記子言子敏於聞道不滯於形器之說詳攷子言子學問並謂文學卽鄉三物之六藝藝與德可分藝與道不可分藝無道其藝疏道無藝其道虛以補朱子碑記所未及後賢有作不易斯言矣明經公言行略質庭志傳仲氏譜傳等篇孝友至性溢於言表足以警衰世而風末俗故讀禮經等說有

茹經堂文集

卷二

三

以見先生學問之大讀文鈔尤可見先生學問之醇

謹案禮說經說長沙王益吾先生曾刊入

皇清經解續編中非完全本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朱李文簡續通鑑長編久罕全本康熙時崑山徐檐園先生所呈進者亦惟建隆至治平殘本而已朱竹垞先生題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云長編所佚具見楊書以楊書補長編而李書可全楊書之所闕又以長編補之而楊書亦可全云云及乾隆時修

四庫全書乃從永樂大典中輯成五百二十卷然徽欽

兩朝則仍佚焉又佚去治平熙甯元祐紹聖間九年事
讀者憾之至光緒中瀏陽譚文卿先生刻長編於浙江
書局更本竹垞先生之意屬書局襄校諸君以楊書補
長編使數百年闕佚之書一旦完善時先生在局襄校
首任其事大要以楊書爲主並參攷宋遼金三史東都
事略以及編年備要北盟會編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
等書殫竭八九人之心力博稽百數十種之史書閱兩
年而後藏事是書之成先生之力居多特係眾人所共
輯非先生所獨纂故行狀未列是書云

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 庚申

茹經堂文集

卷二

三

昔張子講學有東西銘朱子有白鹿洞學規高忠憲有
東林會約湯文正有志學會約皆所以檢束身心砥礪
品行吾館爲振起國學修道立教而設緬懷往哲能無
奮興復聖有言有爲者亦若是謹訂規章願與諸生共
勉之

一躬行 人生世界之內以禮義道德爲根本竊嘗譬
諸人之學問猶牆屋也禮義道德猶基址也若無禮
無義無道無德而徒以學問爲飾觀之具一旦品行
隳壞名譽掃地是猶基址不固牆屋坍塌其危險何
如矣諸生旣經有志來館專修務以砥礪品詣躬行

實踐爲宗旨平日讀書皆當體之於心返之於身儻
被服儒素不過雅步高論如陸清獻所謂讀書自讀
書做人自做人每逢講說僅作一席空談而於禮義
道德絕無躬行之實自欺欺人可鄙孰甚非吾徒也
二孝弟 學者所以學爲孝也五常之本萬善之原皆
始於門內之行大戴禮記載曾子之言曰人之生也
百年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君子思其不可復者
而先施焉父母旣歿雖欲孝誰爲孝乎年旣耆艾雖
欲弟誰爲弟乎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此之謂與讀
此而不猛省者非人也中國古來孝行曾子而上首

推虞舜與周文王孟子言性善之學曰舜何人也文
王我師也蓋以舜與文王皆大孝之人也諸生有能
孝其親者乎是異日之聖賢豪傑也

三辨義 孔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曾子言平
天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孟子七篇首辨義利又
言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孳孳爲利者賊之
徒義利之辨人心生死存亡之界也未俗澆薄好利
無饜專圖一己之私利不顧天下之公利且藉口於
天下之公利以肥一己之私利馴致災害並至生靈
荼毒可痛哉而究其原由貧而已矣愈貧則愈貪愈

貪則愈貧故貪與貧常相因而利與害每相共吾輩欲挽此頹風惟有矯以清勤耐苦四字淡而彌旨儉而愈廉儼四知之幾微嚴一介之取與舉卑鄙齷齪之念掃蕩無餘庶幾異日能任治平之業蘇東坡云辦天下之大事者立天下之大節者也諸生其勉之勉之

四經學 吾國十三經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萬古不磨所謂國寶是也然要知吾館所講經學不尙考據瑣碎之末惟在攬其宏綱抉其大義以爲修己治人之務先儒說經首重實事求是四字實事者屏

絕空虛之論也求是者破除門戶之見也經師家法守茲兢兢漢末鄭康成先生當黃巾擾亂之時風雨漂搖講學不輟後學所當奉爲圭臬者也顧治經之要尤在學禮管子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人競言法治不知法施於已然之後禮禁於未然之前舍本務末愈趨愈遠故今日發明禮學維繫人心之廉恥實爲莫大之急務吾蘇顧亭林秦樹澧諸先生遺風未墜繼起者儻有人乎

五理學 經師之所貴兼爲人師禮學之所推是爲理學孔子說易曰窮理盡性窮理者人生莫大之學問

卽莫大之事業也孟子傳孔子之緒曰理義悅我心曰明善曰集義皆理學也宋周子得道統之傳作太極圖說發揮陰陽五行之奧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主靜者窮理之根源人極者爲人之極則也二程張子皆理學正宗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旁搜遠紹所謂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陸象山先生直揭本心別樹一幟王文成宏暢厥旨學術功業震耀當時嗣後劉戡山陸桴亭張楊園陸清獻湯文正張清恪諸先生莫不行爲世表言爲世法綜覽歷史理學盛則世道昌理學衰則世道晦毫髮不爽吾輩今日惟有以提倡理學尊崇人範爲救世之標準然而有最宜致慎者則誠與僞之辨而已孔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學者所當日三復也

六文學

尙書贊堯曰文思梅書贊舜曰文明贊禹曰

文命文之爲用煥乎郁乎廣矣大矣是以孔子四教其一曰文文學之科傳自游夏其後支與流裔累世不絕經學者文字之根荄理學者文章之奧府此外史與子集則皆文苑之精華也漢書藝文志貫串六藝諸子百家九流特示蹊徑最宜熟誦唐韓子作進

學解自道所得曰上規姚姒云云約其所言共有九家曰書曰易曰詩曰春秋左氏傳曰莊子曰離騷曰史記曰子雲曰相如是九家者韓子之師也唐宋八大家儲同人廣之爲十家其文雄奇幽秀各極其至朱子瓣香南豐爲文後海先河曲折奧衍實爲千古鉅觀元明以來作者不逮於古望溪嘯興海峰姬傳踵之是爲桐城派吾蘇惲子居張皋文亦自闢町畦是爲陽湖派曾文正出師承姚氏發揮文家陰陽剛柔之旨摘抉杳微莫乎不可尙已餘子如梅伯言吳南屏張廉卿吳摯甫其書滿家允稱雄傑近今斯道衰落甚矣易傳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惟有人有文而後能化成班孟堅曰備哉燦爛神明之式然則發揚吾國固有之文明非吾館人士其誰與歸

七政治學

禮記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爲政治學精義凡士人通經學理學而能達於政治者謂之有用謂之通人不能達於政治者謂之無用謂之迂士吾國政治學權輿於尙書如虞書所謂安汝止惟幾惟康慎乃憲屢省乃成實爲萬古政治不易之經至箕子陳洪範立無偏無黨之箴周公作無逸示保惠教

誨之準治道綱維孰能踰此聖門政事科冉有子路
外尤推曾子大學言平天下在絜矩順事恕施所以
正其本者至矣孟子梁惠王離婁二篇皆政治學根
本厥後如漢之賈董蜀之諸葛武侯唐之魏鄭公陸
宣公及宋代諸大儒均可師可法近世若胡文忠曾
文正左文襄皆政治家巨擘曾根於學術故最爲純
粹胡左長於天資故能沈摯感人此外講外交學者
如郭筠仙曾惠敏薛叔耘黎純齋許文肅諸家均可
採擇嘗歎歐美各國俱有政治學吾國獨無編輯專
書設有外人負笈來學政治茫然無以應可恥孰甚

諸生須知吾國之政教號令風俗掌故具詳於經史
之中宜仿蘇東坡讀書之法分類學之則大綱既舉
自得時措之宜矣或疑奏議舊牘不適用於今世要
知學者貴能採其議論探其精義
原非泥於
程式也

八主靜 今人熱心愛國而卒未得所以療國之方老
子曰載魂魄抱一能無離乎蓋士落其魄則國失其
魂矣故今日救國之策莫若主靜大學言知止而后
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此言治心之法而實
卽治人治天下之法孔子之言心學曰洗心退藏於
密曰操則存舍則亡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孟

子之言心學曰持其志毋暴其氣心勿忘勿助長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周子之言心學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蓋聖賢治心之學神矣微矣而操持二字實爲入門之要宋程子見人靜坐卽歎其善學李延平先生常教人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明王文成高忠憲爲一代大儒其言靜坐之法詳明簡易學者亟宜仿而行之易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禮記言人者天地之心也惟於靜中隨時體驗乃能見天地之心然則主靜之功實爲參贊化育之本夫天下未有不能治其心而能治事者也亦未有不能治其心而能治國者也聖門子路政事之才孔子告之不過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曰敬曰安其本原盡可知矣

九維持人道 今人競言維持人道要知修道立教方爲盡人道之根源中庸言天命之性推極於致中和致天下之達道卽維持天下之人道也人道維何保其本心而已人能不失其本心盡一己之人道斯克全世界之人道孟子生戰國之季一則曰放其良心再則曰失其本心痛人之淪爲禽獸也故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爲人

字皆當重讀既欲成其爲人如何能保其心則又明示之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人心生生不已之機也羞惡之良世界所最重凡無以對人者卽無以對己者也辭讓禮也人而無禮何以爲人至於是非之界尤爲生死之關國家之亡先亡於無是非人心之亡先亡於無是非春秋大義不過明是非而已有是四端而後謂之人而後謂之盡人道是故正人心乃所以維持人道也孟子曰有放心而不知求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心官何在人

道何存而乃茫焉昧焉營營擾擾以化於物不亦重可惜哉

十挽救世風 王子塾問孟子曰士何事孟子答之以尚志立志爲學者第一關頭人能立志爲聖賢則爲聖賢矣立志爲豪傑則爲豪傑矣然近世聖賢豪傑不數數觀者則由英俊之才大都迷於歧途而墮壞於習氣也曾子言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孟子則謂自任以天下之重顧亭林先生則謂天下存亡匹夫有責何也蓋孟子與顧亭林先生之意謂學者當自任天下之重研究天下之務非謂干涉天下之事人人

能各安其本分各勤其職業斯天下治人人不安其
本分不勤其職業法守乖而秩序淆則天下亂矣故
吾輩務宜獨立不撓力挽頽習秉壁立萬仞之概不
爲風氣所轉移乃能轉移風氣有以覺世而救民至
於無稽之談非禮之籍自然不接於耳不寓於目矣
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今日吾國是何等景象
外人方譏我爲無禮義無教化之國痛心曷已剝極
而復當在此時願吾學者共雪此恥更願吾國民共
雪此恥也

茹經堂文集卷二

卷二

受業唐景升謹校
龐天爵

册数	3
定价	5.00

